

928
木
4

牧齋有學集

四



牧齋有學集卷十六

序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游于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樞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旣而與其從叔進士君謀重鈔先生全集以惠後學而進士君以讐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其繁芴排纒整齊都爲一集旣輟簡喟狀而歎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



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今乃始旋其面目曠朕
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
含茹雜闕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
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于漢唐
而乍闕于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
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
新安眞知獨信側出于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
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頏眉
山不知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
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

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
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
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
得之鈞摘蒐獮與古人參會于毫芒杪忽之間旋觀
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疹病洞見肺腑
之癥結解而闢之劈肌中理無所遜隱以租穉舉子
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
降木落草枯靡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
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於乎此豈徒朕也哉先生以
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早服重積蒿目嘔心扶斯

文于墜地輕材小生諛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
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則先生之志益荒矣先
生常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曠而
不知曠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沔人之知美
曠則幾矣其尤可歎也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
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
禮懺篤信因果恍朕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
見蓋韓歐所未逮者余固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
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
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

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
余發之今又承進士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
槩效微勞于簡牘有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至而髦
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
于須彌之頂亦自愧其微末已矣而進士君大雅不
羣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托斯可
喜也謹牽連書之以爲序

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

崇禎壬午吉水李忠文公勤王北上訣其孫長世于
古鍾山下授以文水文集若干卷長世頂戴捧持罔

敢失墜頃乃殺青繕寫以傳後世而屬余爲其序余
惟公純忠大節與廬陵信國公後先五百年驚耀青
史公自命其集曰文水接踵文山神者告之矣嗚呼
二公之文元氣旁薄不可以辭章區別也竊嘗私論
之信國以節義爲文章其文如劍之吐花如星之流
灼使人閃爍昱耀而不敢狎忠文以道學爲文章其
文如河之迴瀆如海之吞納使人演迤沈浸而不能
厭于以經天麗日配三精而貫五緯則一也二公艱
難謀國建置略同信公建分鎮用兵之策以濶遠罷
忠文建監國分封之議以羣咻罷以本朝之國勢與

先帝之英明豈不迥出南宋而奸邪小人釀亂乘危
盜弄不減于似道煬蔽有甚于宜中使今之爲信國
者絆足折翼焦腸燥吻退無浮海之再遷進無空坑
之一決而徒以三揖相從歎異代于同日天乎人與
誰執其咎此可爲拊膺痛哭者也信國集多散佚奏
對之牘不少概見世所流傳雜誦欻歔泣下者指南
吟嘯諸集耳公集經冢孫藏弄獨爲完好其文則尤
長于奏疏而書問次之蓋其殷憂軍國結念君父如
饑渴之須飲食無須臾之或忘其籌策安危灼見緩
急如藏府之視瘕結無杪忽之或差故其言詳明閎

直親切有味非駢枝儷葉之徒可以幾及者迄于今
繙警急疾呼之疏如越人之起死一病而一藥省臨
危訣別之苦辭如鮫人之下泣一淚而一珠太史公
言蒯通主父偃讀樂毅答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流
涕而况於百千世而下忠臣志士心血霑洒讀公之
書骨驚肉飛雙劍躍而九鐘應者乎又况于竝游共
事恨不獲從公于九京篝燈顧影老淚漬紙如見眉
目如聞歎息者乎嗚呼又不獨爲公慟而已也余辱
公道誼之知平生得公手書累百餘通紙墨重復旁
行夾注家書俗語都無文飾亦相戒不削藁由今思

之公之憂君父爲朋友剛腸熱血流丹化碧鬱鬱朕
盤牙于蠅頭蠶書退筆故紙之間固未嘗與烟墨煤
丸同歸于壞滅也撫公之集蓋有餘悲焉昔信國旣
歿其客謝臯羽翱作西臺慟哭記而龔開聖子故在
廣陵幕府爲文宋瑞陸君實立傳皆在桑海遺錄中
今余旣以長世之請撰神道之銘而又爲敘其遺文
實兼臯羽聖予之爲長世曰此吾王父之志也故不
敢辭而又以忍死餘生挂名謝龔之後未嘗不重自
愧也遂牽連書之如此

余讀商書至說命之篇每掩卷深思以謂人主之命相也期以安金輪調玉燭延登受策中外願望以爲吉祥善事而高宗去成湯未久商道方隆顧其命傅說之辭則曰若涉大川女作舟楫若歲大旱女惟霖雨何其無疾而呻未病而藥憂之深慮之早而叮嚀倚毗之若是其切也及觀于崇禎初服大名高陽用舍之際乃慨狀而歎曰吾乃今而知說命之辭至于今日蓋信而有徵也懷宗以上聖不世出之姿憤蹙國憂多壘開聰闢門號咷博求己巳之役拜大名成文穆公于廷召高陽孫文正公于家鈐索鎖鑰中外

相應八城克復危關不迥天下欣欣狀想望太平未一載而大名去又二載而高陽歸於是乎奸讒盤牙庸輒接跡淪胥焚突不可救藥而社稷隨之矣嗚呼當國家陽九百六板蕩方蹶此亦載胥及溺天旣大旱之日也人主得救時之相倚毘之爲舟楫爲霖雨而僉夫驕人鼓讒波煽謗焰必欲爲敵國除患而後已如涉大川也洪濤巨浸粘天蕩日隨藍之風颯母之浪傾檣捩舵交互發作雖有長年三老其將若何如歲大旱也焚巫斬龍吁嗟舞雩旱魃之鬼頂目之祇嘯風遏雲流金爍石雖有雲師雨伯其將若何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古
之人主日中陽長夢卜命相汲汲乎將恐將懼以涉
川憂旱播告在庭豈偶朕哉高陽有集百卷燔于南
火茲文穆公之集則其子少宰公撰次藏弃以備國
故者其在中書日論國體籌邊事焦心蒿日憂及溺
而戒其焚者約略具焉少宰之請序而傳之也其不
徒以鋪陳藻悅張館閣之盛而已也古之那詩曰昔
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郡邑以成庶民以
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大命以傾百世
而下讀公與高陽之遺文繹思那詩先正之言其有

傍徨屏營撫卷而流涕者乎余少出高陽之門晚而
公辱與之游今老且廢矣冰寒灰死歸心空門猶執
筆爲序不辭厠名于末簡者良欲使世之君子因余
之序而知公因公而知高陽因公與高陽而知國家
用舍存亡之故庶幾知公之文不爲苟作而余之所
以敘公集者爲不徒也

傅文恪公文集序

先師定襄傅文恪公文集二十卷公歿後十一年得
諸其冢子庭詩藏弃書樓貯以篋衍封題護惜比于
河圖琬琰庚寅孟冬不戒于火新宮三日之哭於吾

師之文有深恫焉又五年乙未公次子庭禮訪舊入
吳執手問故相向而哭歸而搜討遺集兵殘火燼蟲
穿蠹蝕蠟車障壁之餘十存四五公之壻方伯馮君
宦于白門爲鏤版行世而辱某爲其序竊惟公以含
章挺生之姿居承明著作之署銜華佩實渙爲文詞
其大者主于謀王體斷國論崇教化明道術而其緒
餘則用以藻繪典則鼓吹休明學士大士皆能望而
知之若其所以爲文者則未之或知也蓋慶曆之間
山陰王文端公碩儒偉望斗杓一時芒寒色正如五
星之在天公以鄉邦後進踵其清塵言坊行字難進
傍徨屏營撫卷而流涕者乎余少出高陽之門晚而
公辱與之游今老且廢矣冰寒灰死歸心空門猶執
筆爲序不辭廁名于末簡者良欲使世之君子因余
之序而知公因公而知高陽因公與高陽而知國家
用舍存亡之故庶幾知公之文不爲苟作而余之所
以敘公集者爲不徒也

傅文恪公文集序

先師定襄傅文恪公文集二十卷公歿後十一年得
諸其冢子庭詩藏弄書樓貯以篋衍封題護惜比于
河圖琬琰庚寅孟冬不戒于火新宮三日之哭於吾

師之文有淡惘焉又五年乙未公次子庭禮訪舊入吳執手問故相向而哭歸而搜討遺集兵殘火燼蟲穿蠹蝕蠟車障壁之餘十存四五公之壻方伯馮君宦于白門爲鏤版行世而辱某爲其序竊惟公以含章挺生之姿居承明著作之署銜華佩實渙爲文詞其大者主于謀王體斷國論崇教化明道術而其緒餘則用以藻繪典則鼓吹休明學士大士皆能望而知之若其所以爲文者則未之或知也蓋慶曆之間山陰王文端公碩儒偉望斗杓一時芒寒色正如五星之在天公以鄉邦後進踵其清塵言坊行宇難進

易退風規羽儀肅穆瞻望而其文章爾雅亦髣髴相似文端之文不以質掩其文而公之文不以文掩其質如金有聲如玉有色如麒麟之吐文章如鳳凰之中律呂彬彬乎郁郁乎其斯爲盛世君子之文已矣國家育才史館儲峙公輔神廟中年號爲極盛謙益登朝猶及見公等數公雍頌殿陛舒鴈行列古所謂王多吉士高岡朝陽之儔侶也丙辰以後台階失度芒角浮動奔約四出禁近之地紛如而國脉亦稍替矣嘗試取公之文覆而視之味其和平知其有和羹旣戒之德襲其溫厚知其有騶虞不殺之仁含咀其

師之文有深恫焉又五年乙未公次子庭禮訪舊入
吳執手問故相向而哭歸而搜討遺集兵殘火燼蟲
穿蠹蝕蠟車障壁之餘十存四五公之壻方伯馮君
宦于白門爲鏤版行世而辱某爲其序竊惟公以含
章挺生之姿居承明著作之署銜華佩實渙爲文詞
其大者主于謀王體斷國論崇教化明道術而其緒
餘則用以藻繪典則鼓吹休明學士大士皆能望而
知之若其所以爲文者則未之或知也蓋慶曆之間
山陰王文端公碩儒偉望斗杓一時芒寒色正如五
星之在天公以鄉邦後進踵其清塵言坊行宇難進

易退風規羽儀肅穆映望而其文章爾雅亦髣髴相
似文端之文不以質掩其文而公之文不以文掩其
質如金有聲如玉有色如麒麟之吐文章如鳳凰之
中律呂彬彬乎郁郁乎其斯爲盛世君子之文已矣
國家育才史館儲峙公輔神廟中年號爲極盛謙益
登朝猶及見公等數公雍頌殿陛舒鴈行列古所謂
王多吉士高岡朝陽之儔侶也丙辰以後台階失度
芒角浮動奔約四出禁近之地紛如而國脉亦稍替
矣嘗試取公之文覆而視之味其和平知其有和羹
旣戒之德襲其溫厚知其有騶虞不殺之仁含咀其

詠歌俛仰不攜不迫知其有朱絃疏越一唱三歎之
流風讀公之文不獨想見其人而國家日中鴻朗之
會太和元氣在成周宇宙者盎狀攢聚于尺幅之間
於乎休哉河山如故典刑不遐以東京之遺老追華
胥之昔夢昔之哭也哭斯文之亡而今之哭也哭斯
文之存白首門生摩挲青簡悠悠窮塵曷日而已乎
公集外之文有大事狂言四卷鏡儒釋之源流披狂
僞之窟穴發揮心學開闢手眼唐之裴公美金之李
屏山未能或之先也黃帝之珠得于罔象豐城之劍
合于延津脩母致子以斯文爲之先安知夫劫火之
餘不有焰焰而起者乎易有之先號咷而後笑謙益
啜泣爲序而載筆以俟之

董文敏公遺集序

故宮保禮部尚書華亭董文敏公其詩文有容臺集
行世冢子祖和屬其友人沈生友聖重爲校讐標舉
其的狀可傳者以示無上而請予爲其敘余惟公以
光岳間世之姿生昭代休明之運出入承明回翔館
閣其文章資地在乎河圖琬琰金鐘石衡之間搖筆
染翰散華落藻如龍之一鱗如鳳之片羽海內爭相
藏弄唯恐不克今欲舉其金石高文溢囊盈帙者歛

之揚之鈎其圓而纂其要是豈易爲力者乎余嘗謂相古人之文若相人狀善相人者每濶略于衰衣大帶端步肅拜之會而旁求乎不衫不履龕服亂頭之時其神情有在不在故也公以經國大手擅昭明雲漢之文章出其緒餘兼綜書畫如王右丞所謂風世詞客前身畫師者故其題識賞鑒之文區明雅俗別裁真僞東觀翰其博南宮遜其精三百年來書品畫籙奉爲金科玉條未省能出入者也本朝理學大儒往往假禪附儒移頭易面公于儒師楊慈湖于禪師楊大年親承紫柏大師受其礎錐染神刻骨故其

微詞緒言發皇宗教始欲披衣得珠吸水擇乳視今之開堂付拂持瓠子相印者迢朕如楹之與筵也公之文此二種爲最妙若其生平救時憂國抑塞苦心則于江右程士之策見其一班士子臚傳雜誦徒以爲帖括之資而已則可歎也公著作在廊廟碑版照四裔贈送記序富有日新大率以高文典冊爲體要以鋪陳連比爲詞章筆騰墨飛花駢葉儷此則吾所謂樞衣雅步矜慎持擇而或非其神情之所存也世有爲公之子雲者其必有取于余言也乎公之聲名震薄耳目如唐人之望退之以爲高人朗士秀出天

外不可梯接者虛和善下人人得至其前噓枯吹生
藹如也顧其束脩厲行老而益堅先帝旣以耆碩待
公中人貴戚得其尺蹠片紙交相薦揚烏程方柄國
屬公爲稱壽之文公曰吾老矣猶曲筆媚權貴何以
見魯衛之士乎烏程遂以此啣公已而謝病得官銜
馳驛以歸則先帝特旨也余序公斯集特表而出之
使天下後世知公之所以爲文者如此

杜弢武全集序

昔明高廟手提三尺劔蕩掃前元風灑露沐卽以詩
書禮樂訓迪公侯將帥腹心爪牙之臣岐陽以姊子

領方鎮幕中僚佐皆用東浙老師碩儒而中山王白
馬之盟蔚爲宗臣每朝會輒令人囊書自隨治定功
成文德誕敷黔國定襄世崇藻翰郭氏連珠之集忠
武登壇泰順之際詞林鴻華未有能掉鞅排拉者開
創之後文治蝟狀勃興于斯爲盛矣神廟萬曆中在
國家爲軋清坤夷握符披圖之候西陲則有杜大將
軍弢武應運而出弢武之父若叔皆用汗馬勲起家
爲元戎弢武束髮當匈奴每戰克捷七佩將印十六
命提督總兵官所莅省八鎮九恢復一郡四縣五十
三寨俘馘套虜流賊五萬有奇歷官至左柱國特進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崇功殊錫于諸鎮無兩敏而好
學被服儒素以其先征南爲師法軍書羽檄汗簡錯
互風檣陣馬筆墨橫飛著作之富撰集之多與其行
間功狀雲委而山積者皆足以充棟梁而汗牛馬盛
矣哉古未有也旋觀其全集則騷賦樂府雅歌古今
諸體無不臚陳也文則表奏序記頌贊傳志無不繁
綴也詩之餘爲詞曲文之餘爲連珠與七無不漁獵
也撈漉三教括囊萬有橫豎鈎貫過河沙而放烟海
則元鶴教樞諸篇以俟後世子雲者也隆萬之間別
集之行世者五車四部橫陳于國門都市不爲不多

矣試與太霞之集比長絜短橫而列之皆珠也則未
知其孰爲琅玕孰爲木難也縱而籍之皆璧也則未
知其孰爲盈尺孰爲連城也三百年來戎旃軍府搖
毫擲簡雄帥旄林者前有元登後有彀武豈非貂獬
之美談竹帛之盛事哉昔者周之顧命列玉五重赤
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彝玉天球河圖在東
序以訓文也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方以訓
武也彀武文經武緯身兼數器國有大故將薦陳之
以爲國容觀美其當在赤刀兌戈東西房序之間乎
山河改易帶礪迢朕懸車服矢僑居旅食高文大篇

物類彙編卷之六
歲棄殘藹英靈光怪側出于蠟車障壁之餘嗚呼斯
可謂三歎已矣余與弢武交四十年矣于其請序不
忍以老病辭又自惟滄海餘生舊塵史局今得籍手
斯文以闡揚國家人文化成之盛豈非舊史之事守
乎柳子曰思報國恩獨惟文章君子亦可以悲其志
也夫

黃陶菴先生全集序

嘉定黃陶菴先生諱淳耀字蘊生舉崇禎癸未進士
卓狀爲命世真儒抗節致命乙酉之難聞者皆歛色
正容以爲今之顏清臣文履善歿後十餘年而其徒

侯子玄泓作爲行狀文直事核無愧良史陸子元輔
侯子玄泓張子理相與排糺遺文刊爲全集陸子以
陶菴於余有知己之言屬爲其序余頃者屏居江村
追念平生師友葺高陽孫文正公吉水李忠文公之
文手自撰次以示來者又得陶菴之集而卒業焉乃
喟然而歎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余於此三君子者旣得而師之友之矣請因其文
以知其爲人高陽之爲人奇偉沉塞如高山深林龍
虎蛭伏噓雲吸風變化莫測是故盤行隱溪彌望儻
莽重巖增起波瀾灑使人可仰而不可跂者高陽

之文也吉水之爲人莊嚴易直如苞鳳角磨不驚不搏音中鐘律行應規矩是故正色讜言指事陳理如藥應病如坊止水使人可用而不可狎者吉水之文也陶菴之爲人清真高簡如圭瓚黃流不雜瓦缶冰壺玉衡宜懸清秋是故懔懔懷霜眇眇臨雲懸匏衆清朱絃三歎使人可愛而不可求者陶菴之文也有志於尚友者讀三君子之文而知其鬚眉如在馨歆不遠弔碧血于同時激丹心于終古其亦可以無憾矣乎嗚呼賢人君子其身旣與社稷終始而其文章則有鬼神護訶側出於劫灰煨燼之餘朕吾循覽其

文志意發越元氣鬱盤求其雕傷殄瘁之象而不可得也旣而歌陶菴之詩出風入雅含宮咀商有鶴鳴沔水殷勤諷諫之志而無大東正月哀思噍殺之詞亂世之音無之而况于亡國乎古之善琴者秋而叩角則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冬而叩徵則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當斯時也而賢人君子之文無恙比律協呂激夾鍾而發蕤賓造化其能捨諸吾竊疑卜子夏之論詩與孟子之論世殆至于今而有驗有不驗也余老學髦忘撫卷而茫朕自失陶菴之徒郵傳其師之緒言於天人之際審矣故推言之以發其端如以文

物類有學集 卷十六
而已矣陶菴固不待文而顯而其文亦不待序而傳
序雖不作可也

浩氣吟序

嗚呼九域颺迴三精霧塞寢廟之玉衣晨舉昭陵之
石馬宵馳扶日月于南交晝軋坤于北戶崎嶇庸蜀
實仗老臣收拾老邕豈惟一旅夫何桂山雲擾灘水
波翻四郊斷螳子之援三都成魚爛之潰謀人之軍
師國邑我則死之下可見天地祖宗事已畢矣於是
慷慨誓死豫暇賦詩嚼張巡之齒牙曼聲長咏握魯
公之拳爪運筆核飛偉彼義人慨狀赴難抗詞同日

洵芝焚而蕙歎合口唱酬譬金春而玉應遺言付囑
副墨流傳壁漫留塗星綺芒角于字裏墨陳紙故雷
風發作于行間亦曰念哉吁其悲矣昔者睢陽苦戰
更樓起橫笛之吟越石重圍長嘯發扶風之咏以至
空城被執吟嘯之集頻煩柴市歸全正氣之歌激越
其人爲宇宙之真元氣其詩則今古之大文章吐辭
而神鬼胥驚搖筆而星河如覆况復流連警蹕沈痛
封提死不忘君沒而猶視人言天荒地老斯恨何窮
我謂刳盡灰飛是詩不沫伊余晚晚邁此痲瘥皓首
師生腸斷寢門之哭蕭晨冰雪神傷絕命之詞燈火

青熒鬚眉如見臆孺寂歷歎噫有聞庸表汗青長留
碧血嗚呼八百三十紀之算鴻朗莊嚴一千一百字
之章鼎鐘銘勒豈徒托諸詩史終有攷于斯文

佟氏幽憤錄序

佟氏幽憤錄者故登萊僉事觀瀾佟公當絕命時自
著幽憤先生傳其子今闡撫思遠并出其對簿之揭
與檻車之詩集錄以上史館者也東事之殷也江夏
公任封疆重寄一時監司將吏皆梔言蠟貌不稱委
任江夏按遼時佟公爲諸生與同舍楊生崑仁籌邊
料敵畫灰聚米慨狀有掃犁之志江夏深知之以是

故號咷呼援以助我而公自以世受國恩諳知遼事
盱衡抵掌樂爲之用當是時撫清雖熸遼瀋無恙以
全盛之遼撼新造之 以老熊當道之威布長蛇分
應之局鵠蚌未判風鶴相疑傳箭每一日數驚 廬
或一夕再徙公將用遼民守遼土倚遼人辦遼事赦
脅從招携貳施鈎餌廣間諜肅脊之矢再來龍虎之
封如故經營告成豈不鑿鑿乎其有成算哉天未悔
禍國有煩言奸細之獄羅鉗于前叛族之誅瓜蔓于
後公旣以獄吏膊書啣冤畢命馴至于一誤再誤決
河燎原遼事終不可爲矣嗚呼批根黨局假手奄宦

借公以螫江夏又因江夏以剪公此能人要路所爲
合圍掩羣惟恐或失者也殺公以錮佟氏之族錮佟
以絕東人之望于是乎穹廬服匿之中望窮

之屬目斷才環翕侯中行說之徒相率矯尾
厲角僂力同心以致死于華夏堅脅從之心膽廣內
訖之羽翼失招撫之大機破恢復之全局蓋自羣小
之殺公始此則操刀推刃者矜矜不自覺而世之君
子亦未必知其所以狀也國家當白山作難人主旰
食中外震驚惟是秉國成叅廟算者用是以快恩仇
恣剗決岐口沓舌張羅設械巧于剪外人之所忌而

精于弭敵國之所短畫廟社于一牆委人主爲孤注
河東之司命遙寄于柄臣之門關外之師期尅定于
獄吏之手如公之死不死于丹書不死于西市而死
于髣髴錯莫誕漫不可知之口語迄于今藏血久碧
墓艸再陳山川陵谷俯仰遷改而卒未知坐公死者
爲何法責公死者爲何人天不可問人不可作有鬼
神構鬪其間而公與國家並受其害可勝痛哉公絕
命之詞曰數實爲之天王聖明銜刀仰藥怨而不懟
有餘忠焉思遠間關苦塊泣抱遺文負延祖之忠而
抱偉元之痛猶前志也嗟乎雲臺未圯伏波之子關

艸索以上書天水猶存相臺之孫顓金柁而辯誣今者烏屋誰瞻鶴表安仰羽林有死事之孤而綸竿無肆赦之詔此思遠之所以仰天擗地茹血飲泣而不能自解者也余讀幽憤錄涕淚漬紙不自知其無從乃竊取公羊子之義書其後曰于觀瀾見忠臣之至于思遠見孝子之至又爲大書特書諗于後之謀國者曰前鑒不遠尚慎旃哉

范勛卿文集序

余庚戌通籍出吾師耀州王文肅公之門公長身偉榦聲如洪鐘每待函丈必爲余誦說海內賢士大夫

盱衡扼腕咨嗟慨慕希風問影如恐不及崇水范異羽先生其所屈指甲乙者也余因是以心儀先生遂與定交已而國論沸騰黨議蠡起先生桂性愈烈蘭心不改浮湛放逐老子郎署不得以振纓奮袖少展其精華睥睨之氣而余則繼耀州之後目爲黨魁飲章錄牒踰冬逮繫受鈞黨之禍視先生爲尤烈狀而余與先生入甘陵之部刊元祐之碑除名削迹終老而不相貸貫者則皆以耀州爲主名河上之歌所謂同病相憐者余兩人似之松柏之悅芝蕙之歎視他人尤爲篤摯者繇狀也余今年七十老矣先生作爲

歌詩遣使者涉江來賀因緘其所著文集示余余方
朝食輟箸而讀之日中而卒業則又廢書抵几欷歔
流涕而不能止也蓋國家之黨禍醞釀日久至庚戌
而大作當其時一二僉人以閒曹冷局衡操宮府之
柄媒孽正人剪除異已號爲君子者分清濁之流爭
玄黃之戰迭勝迭負堅壘不相下久之而啄人當國
皇綱解紐衣冠塗炭廉恥凌彘于是元氣傷殘兵燹
交作土崩瓦解而天下遂至于不可救藥迄于今歎
滄桑悲禾黍者靡不傍徨怨慕踟高天而踳厚土豈
知一二僉人膏唇拭舌依叢而止棘者其流毒遺禍

遂足以移九鼎而隳七廟乎又豈知流離淹恤如先
生輩抑沒于荒江野渡之間者子爲周遺斬爲夏肆
徒足以興故國之悲而勤異代之惜乎旋觀先生之
文原本經術貫穿古今鑿鑿乎如五穀之療饑藥石
之治病至于指摘利病分別賢佞勞人之苦心與大
人之偉略崢嶸磊落側出于筆墨之間以先生之才
略與其文章當國家多事之日上不能爲陸敬輿次
不能爲李伯紀而下不得爲陸務觀陳同甫徒使衰
老如余讀之而屏營太息嗟瞻鳥之爰止恨豺虎之
不食辟如寒蛩吟壁秋蚓鳴竅誰復有過而問之者

其尤可爲三歎已矣余邇來焚棄筆墨于時人著述
掩口不欲置喙獨手先生之集展轉不能置念先生
與余積薪碩果大江南北如星辰之相望非余誰當
序先生者而五十年以來恩牛怨李之殘局清流白
馬之遺恨讀先生之文可以考見一斑世有仲淹君
實績七制而修長編者將于斯文有取焉余固不敢
自愛其狂言以爲乘韋之先非徒取其文而已也

高京期景玄堂集序

余爲書生好以寸管評量天下士在浙西推嘉興高
明水爲第一時人莫之許也而君之舅李玄白歎爲

知言時時爲余道其爲人余雖未識君其眉宇談笑
宛宛狀在目中也已而君改名氏取上第擢官水部
用造府第事株累逮繫以歿余每有芝焚蕙歎之感
今讀其詩集有餘悲焉君天才明銳賦性通脫讀書
採掇菁華不守章句爲詩文陶冶性情不事剽賊鑒
古則如米南宮黃長睿盡在逸品元鎮子久之間風
亭月榭飛觥度曲則才人韻士挹其風流花宮蓮社
搔牙握麈則道人名僧殮其明理圍場射圃挽強陷
堅則期門伏飛避其雄駿一時士大夫咸以爲秀出
天外不可梯接一旦牽率官守管領將作棄筆墨而

拊版幹捨書畫而理磚甃金錢匱乏期會促數舌燥
唇乾手瘡鼻蜚國家既用違其才臣子亦處非其地
鼎柱車而馬守門其不至于顛越者鮮矣俄而龍火
漂焚朱邸震蕩天心帝心交訐并怒鬼神助其凶虐
君父莫可如何而東市之難作矣自古國家大運不
造殺機將發則必有忠臣志士適逢其會刀輪死空
熱鐵在頸犯陰陽之冶而入天地之籠有不知其所
由狀者此固非人臣之罪而亦非明主之過也嗚呼
豈不悲哉吾觀君絕命之詩曰牛馬任呼還世網刀
山離境卽禪牀此與稽中散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者曾何以異中散既歿有人詣鮑靚聞靜室有琴聲
特妙靚曰此嵇叔夜也今君雖已矣而其詩哀絃清
唱流傳人間世有通靈如鮑靚者安知不指為叔夜
之琴聲乎

高寓公稽古堂詩集序

嗚呼士君子不幸而生于天地板蕩陸沉滄海之秋
懷忠抱義抑沒無聞者可勝數哉嘉興高水部寓公
以文學世其家為文士出令衝邊乘城扞敵為才吏
瀝血帶索為父訟寃為孝子今讀其詩集而歎世之
知君未盡也君自南虞衡請還里遭乙酉之變痛憤

不欲生念太夫人春秋高終鮮兄弟未能卽自引決
蓋其悲歌慷慨低回結轡以生爲可厭而以死爲可
樂也決矣祈病而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
所爲而去夫榻前牖下之徒遠矣吾觀其弔同年殉
難之詩曰可憐李黼榜偃蹇老維禎病中述志曰和
陶書甲子平屈賦庚寅唯將前進士慘澹表孤墳此
其詩何詩也此其志何志也身異沈湘心同哀郢朱
喟之哭移語亭爲西臺魚腹之悲指月波爲厓海謂
我何求吁其悲矣續哀江南賦序則曰兼年累日悵
切南冠飲恨吞聲私修漢臘荷衣秋滿柳箭春搖恐

菊水無延歲之方桑滄非可俟之日霜孫啓祚尚揚
赤壁之靈弱宋遣都猶報朱仙之捷豈有蘆旆荻筏
竟浦浮江代馬北鞞凌波渡水烏孫千騎控淮水而
鳴絃雒陽雙鵝指吳會而煽翼五都冠蓋邈矣風華
萬里縵纓此焉戎俗此則子山謝其紅紫子美傷其
蕭瑟未免有情不堪再讀者矣嗚呼彈丸左輔烽火
甘泉百雉礮車恥登樓而清嘯一牆堅壘愴聞笛以
悲吟嬰城之長句猶新裏創之殘血已碧斯人已矣
天固不欲畱謝幼度祖士雅于今日也而豈徒朕哉
今之士大夫讀寓公之詩爲之髮植毛豎羽聲變徵

物類有學集 卷十六
酌酒而憑弔者亦有人焉爾乎如無其人而忠孝之
精氣復疊成灰于尺幅之間光怪陸離見于山川而
燭于天我知其不終沒沒也已

高念祖懷寓堂詩序

余于諸方尊宿所心師者一人曰楞嚴白法琮公公
發明心地懸契寂照虛空之理而外脩嬰兒行顧好
與高長公念祖游數爲余言其人余以是見念祖如
舊相識也念祖之祖父爲京期寓公二水部夙承家
學文章之菁華與名理之荅頴皆成于胎性根于種
智其爲詩清虛婉約么絃獨唱昔人所謂孤桐朗玉

自有天律庶幾似之念祖以余老馬識塗出其行卷
以求一言余竊謂詩文之道勢變多端不越乎釋典
所謂熏習而已有世間之熏習韓子之所謂無望其
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如其膏而希其
光者是也有出世間之熏習佛氏所謂應以善法扶
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以境界淨治自心應
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蕩自心應以智證潔
白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者是也出世間之熏習
則念祖之于琮公諮決扣擊者故當朝夕從事焉而
世間詩文宗旨亦豈有有外于是乎易曰擬議以成

牧齋有學集卷十六終
其變化而至於變化則謂之不思議熏不思議變而
疑于神矣韓子之云根茂實遂膏沃光暉者亦是物
也世間與出世間亦豈有二道乎念祖之爲詩去煩
除濫俗情旣盡妙氣來宅其熏習于琮公者深矣如
染香人身有香氣知其不待乎傭耳搢目憂憂而求
之矣以吾言質于老人如有當也則將進而徐有得
焉余老矣猶將執簡以觀子之成

牧齋有學集卷十六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七

序

梅村先生詩集序

余老歸空門不復染指聲律而頗悟詩理以爲詩之
道有不學而能者有學而不能者有可學而能者有
可學而不可能者有學而愈能者有愈學而愈不能
者有天工焉有人事焉知其所以狀而詩可以幾而
學也間嘗趣舉其說而聞者莫吾信頃讀梅村先生
詩集喟然歎曰嗟乎此可以證明吾說矣夫所謂不
學而能者三侯垓下滄浪山木如天鼓谷音稱心而

衝口者是也所謂學而不能者賦各六合句取切偶如鳥空鼠啣循聲而屈步者是也此非所以論梅村之詩梅村之詩其殆可學而不可能者乎夫詩有聲焉宮商可叶也有律焉聲病可案也有體焉正變可稽也有材焉良楛可攻也斯所謂可學而能者也若其調之鏗狀金春而石憂也氣之熊狀劔花而星芒也光之耿狀春浮花而霞侵月也情之盎狀草碧色而水綠波也戴容州有言藍田日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間以此論梅村之詩可能乎不可能乎文繁勢變事近景逢或移形于跬步或縮地

于千里泗水秋風則往歌而來哭寒燈擁髻則生死而死生可能乎不可能乎所謂可學而不可能者信矣而又非可以不學而能也以其識趣正定才力宏肆心地虛明天地之物象陰符之生殺古今之文心各理陶冶籠挫歸乎一氣而咸資以爲詩善畫馬者曰天閑萬廐皆吾師也安有撐腸雷腹蟬吟蚓竅而謂之能詩者哉玄黃金碧入其鑪鞴皆成神丹而他

人則爲掇拾之長物么絃孤韻經其杼軸皆爲活句而他人則爲偷句之鈍賊參苓不能生歟人朱鉛不能飾醜女故曰有學而愈能有愈學而愈不能讀梅

村詩者亦可以霍朕而悟矣竊嘗謂詩人才子皆生
自間氣天之所使以潤色斯世而近禩則多出詞林
朕自高青丘以降若李賓之楊用修者未易一二數
也豐水有芑生材不盡而產梅村于隆平之後以錦
繡爲肝腸以珠玉爲咳唾置諸西清東序之間俾其
鯨鏗春麗眉目一世幹材小生不自度量猥欲以頰
聲促節流漂嘈噴爭馳尺幅之上豈不諄哉余故略
舉學詩之說以引其論世之蹉踣短垣呼囂相命者
聞余言固將交綏引去而余以老髦才盡目瞪吻燥
自詭于儻書焚筆者庶亦可以有辭也

季滄葦詩序

甲午中秋余過蘭江滄葦明府訪余舟次譚余所輯
列朝詩集部居州次累累如貫珠人有小傳趣舉其
詞若數一二余卹朕心異之硯祥告我曰滄葦購得
此集繙閱再三手自採纈成大掌簿十帙雖書生攻
兔園冊專勤無如也視事少閒發憤讀書丹鉛金矢
案牘交互午夜伊吾與銅籤聲相應其爲詩劇心鉢
腎茹古吐今必欲追配作者願就正于夫子而未敢
輕出也余問諸滄葦弗應從硯詳再索得之信滄葦
之雄于詩也今夫人之稱詩者眉目不同與會各異

設壇分墀互相甲乙遠則追隨秦雜近則跳浪越楚
縱極其精神才力橫度提出不過滅沒于二百年來
名人魁士沉淵湫流之中亦成其爲今人之詩而已
矣三百篇以後騷雅具在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此千古論詩之祖劉彥和蓋漢
知之故其論詩曰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先三
百篇變而爲騷騷變爲漢魏古詩根抵性情籠挫物
態高天澗淵窮工極變而不能出于太史公之兩言
所謂兩言者好色也怨誹也士相媚女相說以至于
風月嬋娟花鳥繁會皆好色也春女哀秋士悲以至

于白駒刺作角弓怨張皆怨誹也好色者情之橐籥
也怨誹者情之淵府也好色不比于淫怨誹不比于
亂所謂發乎情止乎義理者也人之情真人交斯僞
有真好色有真怨誹而天下始有真詩一字染神萬
劫不朽鍾記室論十九首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大
白歎吾衰不作子美矜得失寸心皆是物也今不讀
古人之詩不知其言志永言真正血脉而求師于近
代如覽人之學步如傖父之學語其不至于胥足沓
舌者則亦鮮矣滄章之詩意匠澗發脉厚才情颺迅
意思霞舉策驥足于脩途可以無所不騁而迂轡弭

節退而欲自負于古人世之無真詩也久矣以滄葦
之才好學深思精求古人之血脉以追邈國風小雅
之指要詩道之中興也吾有望焉余觀滄葦就正之
雅意知其不以面諛責我也爲申言學古之說以有
合焉且有進焉昔者蘇子瞻兄弟旣舉進士子瞻
官鳳翔寄子由于長安其詩曰遙知讀易西牕下車
馬敲門定不膺古人榮進之初讀書尚志其厚相期
待如此今之君子知此意者鮮矣余之期滄葦以有
成者如此不獨以其詩也

施愚山詩集序

西昌陳子伯璣來告我曰宛陵施愚山先生今之梅
聖俞也聖俞之詩得歐陽子之文而益顯今愚山不
敢自定其詩而有待夫夫子衡也敢助之以請夫子
其無辭余受而卒業誦詩而論其世蓋三歎焉昔者
隆平之世東風入律青雲干呂士大夫得斯世太和
元氣吹息而爲詩歐陽子稱聖俞之詩嗚狀似春淒
狀似秋與樂同其苗裔者此常有宋之初盛運會使
狀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兵興以來海內之詩彌盛要
皆角聲多宮聲寡陰律多陽律寡噍殺恚怒之音多
順成擘緩之音寡繁聲多破君子有餘憂焉愚山之

詩異是鏘朕而金溫朕而玉誦拊搏升朱絃清汜求
其爲衰世之音不可得也歐陽子曰樂者天地人之
和氣相接者也地氣不上應曰雩天氣不下應曰霧
天地之氣不接而人之聲音從之愚山當此時能以
其詩迴幹元氣以方寸之管而代伶倫之吹律何其
雄也記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說詩者謂雞鳴污水
殷勤而規切者如扁鵲之療太子溱洧桑中咨嗟而
哀歎者如秦和之視平公病有淺深治有緩急詩人
之志在救世歸本于溫柔敦厚一也愚山視學齋魯
祠伏生旌孫明復石介享鐵司公七公噓枯吹燼廣

厲風教敦伐木友生之義哭顧夢游之喪瓦燈敝帷
過時而悲溫柔敦厚之教詩人之鍼藥救世愚山蓋
身有之詩有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和平而神聽天
地神人之和氣所由接也其斯以同樂之苗裔而爲
詩人救世之詩也與陳子曰詩爲樂之苗裔衡聞之
矣審樂音以論世本詩教以救世大哉斯言殆歐陽
子之所未及也請授簡書之以爲愚山詩序

宋子建逢和集序

宋子子建盡取六代三唐之詩句比字櫛繼聲屬和
名之曰逢和集而請余爲序夫和詩而次韻非古也

次韻而盡古人之詩尤非古也國初沿元季餘風高
棟張楷之流徧和鼓吹三體瀛奎諸集浩汗曼衍盈
箱克宇迄于今邯鄲之步已窮兔園之冊盡麟有識
者遇之咸睨而弗顧也子建亦何取而爲是哉竊謂
和古人之詩其難有三牢籠古今極命庶物沿流溯
源文從字順古人之學也無其學而拮拾捨割搏剝
剽略枝梧如窮子之博易如貧女之縫紉爲陋而已
矣區明風雅別裁僞體標舉典會萌茁時運古人之
識也無其識而彷彿逐響尋聲拍肩取道如水母之
傭目如屈曲之循枝爲愚而已矣擺落悠悠望古逢

集睎髮咸池濯足東海古人之志也無其志而聒噪
夢嚶歌哭狂易叫囂如豕腹之彭亨如蠅聲之喧沸
爲妄而已矣子建器資敏學殖厚其識其志又足以
發之窮年屏力掉鞅詞壇遂能含咀百家籠挫千古
馳騁上下而不蹈夫三者之病又何疑哉古之和詩
者莫善于江淹江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同于魄
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論詩而至于動魄悅魂精
矣微矣推而極之三百篇騷雅以迄唐後之詩皆古
人之魄也千秋已往窮塵未來片什染神單詞刺骨
揚之而色飛沉之而心歿非魄也其魂也鍾嶸之稱

十九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正此物也如其不爾則
玄黃律呂金碧浮沉皆象物也皆歿生也雖其駢花
麗葉餘波綺麗亦將化爲陳羹塗飯而矧其譏諷者
乎子建所和之詩皆魄也有魂焉以尸之經營將迎
意匠恍惚所謂動魄悅魂者江氏能言之而子建能
知之後之和詩者其可爲標表已矣余于子建之詩
趣舉之未能詳也姑述其諛聞以質之且爲學詩者
告焉或曰昔者陳思王游魚山中夜聞天樂悽惋寫
而傳之梵音流于中土蓋自此始此遙和之精者也
宋子慕思王之才遂與同字昔子建之所和梵天之

樂也今子建之所和人世之音也今也不思王之儼
而比量于高張諸人何斤斤也余蹶狀而起也有是
哉并書之以爲序

宋玉叔安雅堂集序

萊陽宋先之與余爲縞紵交先之稱其家世勲有二
才子玉叔尤雄駿陵谷遷改宋氏長老取次彫謝玉
叔遂以文章氣誼羽儀當世辛丑夏余過武林俛仰
今昔悽狀有雍門之悲已得盡讀其詩文而玉叔屬
余爲其序余故不知其詩強仕已後受教于鄉先生
長者流聞臨川公安之緒言詩之源流利病知之不

爲不正家世與弇州游好深悉其晚年追悔爲之標
表遺文而抉擿其指要非敢以臆見爲上下也今之
結儔附黨羣而相噪者祖述弇州之初學掇拾其嘔
噦之餘以相薦揚諺有之海母以蝦爲目二百年來
俗學無目奉嚴羽卿高廷禮二家之瞽說以爲蝦目
而今之後人又相將以俗學爲目由達人觀之可爲
悲憫此其說在羣兒之電論也羣兒不識珠見雨電
焉以爲珠也掬而藏之俄而無餘質矣有大長者富
有寶珠羣兒相與噪曰此電也非珠也雜狀抵而去
之其黠者則又咻曰果珠也安知吾昔日之電非長

者之珠長者心目了然自信其爲珠羣兒論電爲珠
論珠爲電喧呶聒耳都盧一笑而已玉叔之詩長者
之寶珠也一以爲隋侯一以爲泉客其光可以照乘
而其餘可以彈鵠其爲珠不爲電不待有目者而後
知也狀而羣兒之電論日喧呶而未已羣兒固不能
指電以亂珠而抑將假長者之珠以蓋電也玉叔雖
自信其珠其若之何吳門葉襄聖野吾徒之知言者
也其序玉叔之詩曰天才儁朗逸思雕華風力旣道
丹彩瀰潤陶寫性靈抒寄幽憤聲出宮商情兼雅頌
其詩人之雄乎聖野之頌玉叔可謂信而有徵矣玉

叔櫝長者之寶珠慨朕自信登壇立單一掃羣兒之
電論滄海橫流庶有豸乎朕此言自余發之彼以我
將易置將師空其壁壘也其羣噪將益甚而吾所稱
引葉生者窮老逢掖墓木已拱不若膏唇拭舌之流
可以助予也此亦蘄乎玉叔之自信而已矣夫士固
未有不自信而能單出獨樹卓立于今古者也

王貽上詩集序

神廟庚戌之歲偕余舉南宮者關西文太清新城王
季木竟陵鍾伯敬皆雄駿君子掉鞅詞壇太清博而
與季木瞻而肆踔厲風發大放厥詞太清贈季木曰

元美吾兼愛空同爾獨師蓋其宗法如此而伯敬以
幽閒隱秀之致標指詩歸窺易時人之耳目迄于今
榦材諷說簸弄研削莫不援引鍾譚與王李徐袁分
茅設筵而關西新城之集孤行秦齊間江表之士莫
有過而問者三子之才力伯仲之間耳而身後之名
飛沈迥絕殆亦有幸有不幸焉千秋萬歲古人所以
深歎于寂寞也季木歿三十餘年從孫貽上復以詩
名鵲起閩人林古度詮次其集推季木爲先河謂家
學門風淵源有自新城之壇坫大振於聲銷灰燼之
餘而竟陵之光燄熸矣余蓋爲之撫卷太息知文苑

之乘除有劫運參錯其間抑亦可以觀天咫也嗟夫
詩道淪胥浮僞並作其大端有二學古而贗者影掠
滄溟弇山之賸語尺寸比擬此屈步之蟲尋條失枝
者也師心而妄者懲創品彙詩歸之流弊眩運掉舉
此牛羊之眼但見方隅者也之二人者其持論區以
別矣不知古學之由來而勇於自是輕於侮昔則亦
同歸於狂易而已貽上之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
時之作惻愴于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談菀
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沿波討源平原之遺則也
截斷衆流杼山之微言也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艸堂

之金丹大藥也平心易氣耽思旁訊淡知古學之由
來而於前一人者之爲皆能汰汰其癥結祓除其嘈
噴思淡哉小雅之復作也微斯人其誰與歸貽上以
余爲孤竹之老馬過而問道於余余遂趣舉其質言
以爲敘往余嘗與太青季木論文東闕下勸其追遡
古學毋沿洄於今學而不知返太青喟狀謂季木曰
虞山之言是也顧我老不能用耳今二子墓木已拱
聲塵蔑如余八十昏忘值貽上代興之日向之鏃礪
知已用古學勸勉者今得子身親見之豈不有厚幸
哉書之以慶余之遭也

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

癸巳春余游武林得元亮清漳城上四章讀而歎曰
余與元亮別八年矣久不見元亮詩不謂筆力老蒼
感激悲壯一至于此今年相遇吳門乃盡見其賴古
堂諸刻情淡而文明言近而指遠包涵雅故蕩滌塵
俗卓朕以古人爲指歸而不墮入于昔人之兔徑與
近世之鼠穴信元亮之雄于詩也或曰子之推評元
亮也其旨要可得聞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爲詩者
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
結轡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作于身世偏側時

命連蹇之會夢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
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燄萬丈人皆知之放而爲昌
黎達而爲樂天麗而爲義山譎而爲長吉窮而爲昭
諫詭灰鼻兀而爲盧仝劉又莫不有物焉魁壘耿介
槎枒于肺腑擊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慚而其流
博也至于歷劫而不朽今之爲詩本之則無徒以詞
章聲病比量于尺幅之間如春花之爛發如秋水之
時至風怒霜殺索朕不見其所有而舉世咸以此相
夸相命豈不末哉元亮之爲人也孝于親忠于君篤
摯于朋友巍狀巨人長德也汲水城壞張林宗抱其

詩文與二子淪水中元亮兄弟行求其少子載以歸
家于役返里躬送之還中牟其守漳也故人門客在
重圍中相與登陴賦詩抗詞同日無一人思解免者
蘊義生風緣情仗境珪判而璋合金春而玉應此元
亮之所以爲詩也而豈徒哉元亮近在樵川痛詩道
榛蕪刻覆羽詩話以風示海內滄浪之論詩自謂如
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而未嘗揆極于有本
謂詩家玲瓏透徹之悟獨歸盛唐則其所矜詡爲妙
悟者亦一知半解而已余懼世之學詩者奉滄浪爲
質的因序元亮詩而梗概及之若其論詩之誤俟他

日篝燈剪韭抵掌極論而茲固未能悉也

賴古堂文選序

己丑之春余釋南囚歸里盡發本朝藏書哀輯史乘
得數百帙選次古文得六十餘帙州次部居遺蒐闕
補忘食廢寢窮歲月而告成庚寅孟冬不戒于火爲
新宮三日之哭知天之不假我以斯文也息心栖禪
皈依內典世間文字眇狀如塵沙積劫矣越五年甲
午遇周子元亮于吳門出賴古堂文選屬余是正且
請爲其序序曰近代之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
救者凡以百年以來學問之繆種浸淫于世運熏結

于人心襲習綸輪醞釀發作以至于此極也蓋經學之繆三一日解經之繆以臆見考詩書以杜撰竄三傳鑿空瞽說則會稽季氏本爲之魁二曰亂經之繆石經托之賈逵詩傳擬諸子貢矯誣亂真則四明豐氏坊爲之魁三曰侮經之繆訶虞書爲俳偶摘雅頌爲重複非聖無法則餘姚孫氏鑛爲之魁史學之繆三一日讀史之謬目學耳食踵溫陵卓吾之論而漫無折衷者是也二曰集史之繆攘遺捨藩昉毗陵荆川之集錄而茫無鈎貫者是也三曰作史之繆不立長編不起凡例不諳典要腐于南城

皇明書

蕪于南溟

踏駁于晉江

以至于盲瞽僭亂螻聲而蚋

鳴者皆是也說文長箋行而字學繆幾何原本行而曆學繆冬瓜瓠子之禪行而禪學繆凡此諸繆其病在膏肓湊理而癥結傳變成著見于文章文章之壞也始于餽釘掇拾剽賊古昔極于驕債昌披 倆規矩星移物換霜降水涸而賴古之選始出是選也邈古學搜繆種窮雅故于經史甄流別于文字剪削枝葉芟蕪稂莠恤恤乎其恐失也愀乎悠乎其有餘思也余讀之幡然而喜退而有憂焉何憂乎憂夫學問之繆種誠難于祓除而文章升降之際未易以隻手

挽也日者雲間之才子起而嗟李王之燄西江爲古
學者昌言闢之闢之誠是也而或者揚榷其持論以
爲敢于評古人而易于許今人抹殺文選詆諆文賦
非敢乎某詩偏太白某文過昌黎非易乎有敢心焉
以評古此則知古人之淺也有易心焉以許今此亦
愛今人之薄也塗車芻靈象物也耳目鼻口象人也
有化工焉有神理焉非其象之謂也規模韓柳擬議
歐曾宗維閩而祧鄭孔主武夷而賓鵝湖刻畫其衣
冠高厚其閑閎麗狀標一先生之一言而未免爲象
物象人之似則亦向者繆種之傳變異候而同病者

也嗟乎目睫之論其則不遠口耳之間相去幾何余
之憂亦元亮之憂亦西江諸君子之憂也徐巨源余
通家稚弟詒書往復巨源不以爲不狀父子不遠二
千里爲其母乞銘來商此事值余赴急徵而返日月
逾邁存歿迢狀因元亮之請序發其狂言亦猶昔之
思復于巨源于子者也重爲告諸君子余老矣付以
斯文有元亮在繼自今相與肆力古學發皇蕩滌煥
狀與唐宋同風余得慙執其緒言自附于老馬之識
路其亦與有庸哉

申比部詩序

申長公維志者故少師文定公之冢孫也官南北部
執政張羅鉤黨毒螫善類傳示風旨疑狀不爲動遂
受譙鑄以去余聞而壯之歸而杜門却掃不關人事
名行益脩學殖益厚而聲律亦益工吳之士友相率
排定其詩凡四卷而請余爲序余初入史館謁文定
于里第稟承其訓辭所謂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者也晚而採詩于館閣萬曆中以文定爲首追思太
平風流宰相一觴一詠翰墨遊戲皆乘載國家之元
氣以出流風餘韻可以衣被百世而况其孫子乎此
部之詩鏘狀而珠圓渾狀而璧合玉瓚黃流爲當世

所貴重而其源之出于文定也余則能知而言之昔
者歐陽永叔譜洛陽之花以謂花之極其美與夫瘦
木臃腫之極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爲元氣
之病則均予甚以爲不狀造化吉祥之氣與國家休
明之運旁薄結轡而鍾美于人物必有奇絕殊尤者
出於其間草木之華亦中氣之分也而可以爲病乎
卷阿之九章言鳳凰之鳴也必曰于彼高岡言梧桐
之生也必曰于彼朝陽說詩者謂高岡集止之地以
喻國家陽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謂天地之正氣不
宜限而自私者亦過也文定之事我神祖卷阿之鳳

牛齋有學集 卷十七
鳳也比部則其長離鸞鸞也來歌矢音再世而其詩益昌其爲艸木之華也亦大矣由是而益知永叔之非通論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世習平康正直之俗人被溫柔敦厚之教比部之詩多出于黍離之後雍頌爾雅噍殺不作梧桐之萋萃鳳凰之雛啗宛朕猶在尺幅之中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吾夫子之所以歎豐芑也論次比部之詩而推本于文定可以興可以觀矣蘇子有云使天下之人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媮薄或由於此斯余之志也矣

江田陳氏家集序

余近輯列朝詩集釐爲甲乙丙丁四部而爲之序曰遺山中州集止于癸癸者歸也余輯列朝詩止于丁丁者萬物皆丁壯成實大盛于丁也蓋余竊取刪詩之義顧異于遺山者如此而閩中孝廉陳昌箕以江田詩乘示余俾爲其序余觀陳氏家集江山公伯康洪武間任江山令則甲集中人也贊善公完中書公登侍講學士公全登朝永宣間則乙集中人也布政公崇德教諭公良貴在成化中則丙集中人也太常少卿聯芳兵侍郎省在嘉靖萬曆間則丁集中人也陳氏一門歷三百年簪纓不絕蘭綺相望又能以詩

世其家金張舊業七葉漢貂視陳氏有媿色焉班固
有言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
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姓之所鬻工用高曾之
規矩當國家綦隆盛治流漢漂唐久道化成人文滋
茂燦然三代同風以陳氏一家徵之豈不信哉昌箕
之輯是集也其不獨以頌箕裘誇閱徘徊黍離麥
秀之秋而闡揚菁莪豐芑之盛其意尤可感而傳也
余採聞詩未獲斯集多所闕遺因昌箕之索序喜得
附名其後也不敢以老髦辭詩曰昔我有先正其言
明且清自丁以上江山諸公當之矣又曰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自丁以下豈非昌箕之責乎萬物盛於丙
成於丁茂於戊丁於時爲夏夏大也於人爲四強仕
之年年幹也自江山諸公以逮昌箕於時爲夏昌箕
年方強仕於幹爲丁鴻朗莊嚴富有日新丁成而戊
茂將于是乎在詩曰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百世之仁也此又余所以竊取刪詩之義敬爲江
田之後人告焉

葉九來鋤經堂詩序

余老歸空門澗疎翰墨歸子京恭過而詫曰鹿城婁
水才士蔚起以揆珠採玉爲能事葦蕭之人至矣能

終為驪龍之睡乎余笑而不應近世余以賞花諸記
得呼子得下斷句詩禪誦之餘挑燈長吟癢癢狀如
不自禁久之乃已少時葉子九來以近刻詩見貽開
卷見得下敘讀之而歎斯所謂崑山之人以玉抵鵲
者耶哀恭之甚我宜也九來為童子時背誦覆局賦
詩驚動長老長而學益殖才益老杼軸性情鈞貫風
雅爬梳于物情世變七言歌詩尤為夔厲如健馬在
御蹀躞不能止要其天才激越鬱負秀氣抉剔剽賊
傭販之病合于自狀呼葛二子之序庶幾似之皇甫
持正稱顧逋翁之詩謂吳中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

鶴唳與虎丘天竺佛寺鈎綿秀絕出其中上奇石
空中玲瓏漏穿文人才子飲食其輕清鮮榮之氣玉
膏金壺涌出筆端穿天心而出月脇誠有如持正之
所云斯世之割剝補緝剪紙花畫灰水者宜其日相
倍而不能以幾及也當勝國末楊廉夫以風流儒雅
主盟江左崑山之傑出者郭翼羲仲袁華子英呂誠
敬夫皆出其門而鐵厓之道益尊余昏忘失學九來
以禮先一飯俾敘其詩有深愧焉狀鐵翁老不解事
酒後耳熱塗膏醉墨猶欲與諸子掉鞅決勝余今為
啞羊僧憑軾以觀文戰風檣陣馬鯨呿鰲擲髣髴齋

物齋不學集 卷十一
鐘佛火間日晏而歌聊以送老其暇逸過廉夫遠矣
書以敘九來之詩竊以自幸哀恭又何以甚我也

金爾宗詒翼堂詩草序

嘉定有懷文抱負溫恭大雅之君子曰金先生子魚
其子曰德開字爾宗以文行世其家爾宗沒十餘年
其子熊士剡其遺詩三卷而請余爲其序往予獲交
子魚爾宗以執友事余摳衣奉手不命之進不敢進
訢訢抑抑如也子魚沒爾宗請余誌其墓其事余益
恭今爾宗不幸早世其子起士宗懷節者遭逢國難
早夜呼憤竟以強歿其歌詩爲人傳寫位置于殷士

周黎之間蓋余之交於金氏者三世其髫童毀齒荷
衣出拜者皆已化爲古人而余猶執筆而敘其詩可
歎也嘉定爲吳下邑僻處東海其地多老師宿儒出
於歸太僕之門傳習其緒論其士大夫相與課詩書
敦名行父兄之訓誨師友之提命咸以諛聞寡學叛
道背德爲可恥爾宗爲子魚之子胚胎前光得以服
事其鄉之孝秀若唐叔遠妻子柔程孟陽者濡染其
風尚而浸漬其議論蓋其學問不出于家庭唯諾几
席杖函之間而話言誦習已超朕拔出于俗學矣其
爲詩故未嘗矜辨博獵新詭求以自異於人顧其情

眞其詞婉雍頌諷歎行安而節和遠不違唐人之聲
律而近不失鄉里名家和平澁穩之矩度譬諸王謝
子弟風流吐納望而知非俗子固不待揄長裙躡高
屐以奇服盛飾爲能事也嗟乎斯世之俊民才子含
靈挺生者皆天地之間氣也世之隆也天地精英之
氣韞結而爲崑山之玉合浦之珠精神渾圓輝藪澤
而見山川子魚之沒有爾宗焉非與迨其降也天地
精英之氣剌露而爲赤堇之銅都山之鐵光芒騰上
干星文而沸江水爾宗之後有懷節焉非與夫以嘉
定之多君子讀書修行涵養蘊蓄百有餘年風流弘

長餘分閏氣演迤旁薄猶滂發爲爾宗父子自古在
昔先民有作君子之澤焉可誣哉世之攬斯集者尚
有考于余言其有感于老成典刑如孔北海之見虎
賁者亦必爲之慨朕而流涕也

牧齋有學集卷十八

序

卓去病全集序

嗚呼士之求用於世也必有所挾以自重而世之用士也亦必視其所挾者以重士于是乎士之所挾者有倍稱之息而無折閱之憂及其兩不相遇也士之有挾者往往困于資地不能自出其蘊蓄以干人主人主之求士者亦往往限于士之資地不能自出其耳目以相士而其相遇而不相當也以賈生之才遭逢聖世人主置之前席咨嗟歎息而不能不困于長

沙以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而不能
與車丞相桑夫人爭一言之遇合又况于吾友去病
連蹇場屋陸沉下僚終其身望高門省戶數十步間
邈朕如天漢者乎嗚呼去病其志潔其識堅其風骨
孤峭側出無所附麗以通經汲古爲其學以致君澤
民爲其志藐朕書生講求國家兵農禮樂要務萬曆
間河決澶淵賣田得百金爲老丁生治裝令巡行河
決口訪問利害著河渠書若干篇宗黨咸目笑之弗
顧推去病之意以爲他日遇主如宋之范仲淹人主
開天章閣給筆札令條上天下事如南宋之陳亮布

衣上殿天子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庶幾揚眉抵
掌傾囊倒屣盡出生平所學衣被海內安能飾竿牘
工鞶帨與小夫壬人爭利便目睫間乎遇益左家益
貧迂疎潦倒不能自振其位置日益高晚年謫李雲
中督師陽羨盧公持節開府去病居屬末舒雁行列
執手 上謁已悉謝諸大吏延致後堂衣裘踞上坐
爲盧公陳說數日插卜制馭事宜畫灰借箸目直上
指盧公樞衣拳手奉教唯謹間請問天下大計去病
盱衡大言當今能指揮謀斷申撻伐而闢蹙國者虞
山一人而已余猶坐閣訟頌繫請室盧公裁書布幣

承問起居其嚴重去病如此嗚呼國家緩急需士猶
疾病之需藥也去病之所諳曉者醫經經方其所儲
待扶元起死之藥也而世之所嗜膏梁芻豢也膏梁
芻豢可以養生而不可以療病今唯膏梁芻豢之是
甘而上醫之藥方屏棄而不一試病已殆矣乃號咷
博求冀幸一中於是乎舊醫之乳藥下醫之毒劑漫
嘗雜進而病馴至于不可爲世之薄去病者親見楊
子雲祿位容貌不足動人聞我之論其不挪揄而大
笑者亦鮮矣一葉落而知秋一壺冰而知寒一士之
用舍有關於國家之大故非識微之君子其孰能知

之而信之矣乎讀去病之文者其尚以余言求之百
年而後深思尚論想見其爲人亦必有知余之廢書
歎息泣下沾襟而不能自己者若其文之雄健深厚
方駕作者去病固不自以爲能事而讀者亦不當以
此多去病也去病之歿在崇禎甲申之十一月後九
年歲在癸巳其子人臯始彙其全集鏤板行世而虞
山友人錢某爲其序

耦耕堂詩序

崇禎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陽卒于新安之長翰山又
十二年歲在甲午余所輯列朝詩集始出孟陽詩居

丁集中實爲眉目而余爲小傳以引其端頗能推言孟陽之所以爲詩與其論詩考古之指意於時風人詞客希風說響者咸相與歛歛愀歎恨當吾世不得一見孟陽又恨不得盡見孟陽之詩於是嘉定二金子治文渭師從其壻孫介繕寫松圓集以後詩文曰耦耕堂集者鏤板行世而屬序之敘曰耦耕在虞山西麓下余與孟陽讀書結隱之地也天啓初孟陽歸自澤潞偕余棲拂水澗泉活活循屋下春水怒生懸流噴激孟陽樂之爲亭以踞澗右顏之曰聞詠又爲長廊以西北山行吟坐臥皆與山接朝陽榭秋水閣

次第落成於是耦耕堂之名遂假孟陽以聞於四方既而從形家言斥爲墓田作明發堂于西偏而徙耦耕堂于丙舍以招孟陽廬居比屋晨夕晤言其游從爲最密辛巳春約游黃山首塗差池歸舟值孟陽於桐江篝燈夜談質明分手遂泫然爲長別矣此集則自天啓迄崇禎拂水卜居松圓終老之作總而名之曰耦耕者孟陽之志也余與孟陽相依于耦耕者前後十有餘載孟陽歸新安余遂彳亍里居羽書旁午師命促數歲時展省一再至山中視所謂耦耕堂者已邈然如傳舍矣孟陽歿而國變燬餘生殘骸求死

不得土梗偶泊松楸僅存往者山堂礪戶筆牀茶竈
綠尊紅燭之樂驚魂噩夢瞥朕不能一至僅于孟陽
詩句彷彿見之耳喪亂廢業歸心空門世間文字都
不省憶惟孟陽清詞麗句尚巡畱藏識中南冠越吟
嘲諷詠因而迴思昔遊一話言一談笑顯顯朕猶在
耳目孟陽誦持首楞嚴經聞雞警悟于篇什中每有
省發由今觀之吾兩人之遊跡雪泥鴻爪已茫朕如
往劫事此經中前塵分別交蘆中空佛言如寤時人
說夢中事豈虛也哉後之君子讀孟陽之詩追尋吾
兩人遊跡一切皆前塵影事觀匿王之恒河攬演若

之朝鏡以孟陽之詩當伽陀祇夜而不徒以聲病格
律相比量也則庶乎其可矣余旣衰且廢孟陽墓田
有宿草不能往哭又不能料理其遺文而以累二金
子余則有餘愧矣撰文懷人摩娑青簡藏山逝川聖
人亦未免有情而况于余乎嗟乎此余所以敘耦耕
堂之集援筆清淚輟簡而不能舍朕者也

李貫之先生存餘稿序

宋元以來學者窮經讀書確有師承幼而學壯而成
老而傳端序經緯精詳次第具在宋學士之誌曾魯
者如金科玉條不可更易世降道衰教學偏背煩蕪

之章句熟爛之時文剽賊傭賃之俗學耳食目論浸淫熏習而先民辨志敬業之遺法不可以復考矣迨其歿也世益下學益駁諛聞曲見橫鶩側出聾瞽狂易人自爲師世所號爲魁士碩儒敢于啗黜謨誥鑄彝經傳大書濃抹以典訓爲劇戲馴至于黃頭邪師彌戾魔屬充塞抗行交相裊亂而斯世遂有陸沉板蕩之禍嗚呼學術之失也以其離聖而異軀捐古而近習方其濫觴也朱黃丹鉛鑽紙弄筆相與簸弄聰明貿易耳目而其極也經學蠹人心圯三才五常各失其所率獸食人于是焉始古者謂之非聖無法學

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誅不以聽豈過也哉有明萬曆中江陰有儒者曰李君貫之者年壹行強學好問之君子也其殖學以六經爲根抵以程朱爲繩尺當斯世邪說橫議橫流淪亂之日仞其師說強立不返沒身而已者也貫之沒二十有餘年其孫成之刻其遺文請序于余嗚呼貫之之文具在論不越尺幅辭不辨枝葉寧樸而無冶寧直而無游寧狹而無夸其功則記覽講貫其文則布帛菽粟文中子言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吾貫之其殆庶乎取貫之之文儷諸世之剪剗鑿悅裁紅暈碧者我故知

其無與以逢衣淺帶之士守老師宿儒之學螢乾蠹
死頭童齒豁下上數百年獨抱夫神徂聖伏邪說誣
民之憂胥天下奔約枉矢交流羣射確乎其不與易
也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相子之
命免園之冊隱狀與殘經絕學相爲終始非表微之
君子其有能知而思思而懼焉者乎貫之與余游明
燈張席憂心京京未嘗不廢書而歎余序貫之之集
不趣舉其文而極論教學之廢興詞煩而不殺者貫
之之志也貫之名如一藏書萬卷著禮記緝正若干
卷亂後咸燬兵火成之於劫灰焚蕩之餘收拾餘燼

鏤板家塾庶幾乃祖之緒言不墜于地可謂有志者
也

蕭伯玉春浮園集序

余每與伯玉晤語移日分夜談諧間作顧不恒商確
文字間或微言評泊相視目笑而已天啓初余在長
安得伯玉愚山詩喜其煉句似放翁寫置扇頭程孟
陽見之相向吟賞不去口伯玉每得詩文矜重藏弃
丹黃點勘比于歐蘇諸集彼此落落固未嘗盱衡抵
掌以文人相命狀而兩人聞之交相得也喪亂甫息
伯玉遣石濤僧遺書勸以研心內典刊落綺語余方

箋註首楞嚴謝絕筆墨報書曰如兄約久矣書往而伯玉已不及見朕吾兩人文字之交其終始如此也今年夏五伯玉之猶子伯升蒐輯遺文屬余刪定且爲其序余得而論次之伯玉之詩體氣清拔瘦勁稟兀取法涪州向謂今體似放翁者餘波綺麗偶朕合耳又尚簡奧標新領異取材于劉義慶酈道元離奇輪囷孤行側出則陸魯望司空表聖之流也以審音之法喻之廣場法曲五音紛會孤桐么絃迴絕烟杪誠難與絲肉競奮娛心順耳若夫魚山空宵衡岳靜夜烟蓋停氛燈帷靜耀峻壁之龍吟潛戛半峰之猿

梵遙呼人世之繁音促節夫安得而與焉以此評伯玉之詩文其庶矣乎朕余之知伯玉者蓋不盡于此西江儒者以道學爲教而伯玉則歸心佛學芟雜枝葉卽姚江諸公改頭換面者亦不欲過而問焉諸所悟解以了義爲宗以唯心爲鏡不以性掩相不以實掩權不以圓融掩行布坊禪講之末流掃邪僞之惡網澁心苦語低眉努目於敘楞伽評雪浪之文識法者懼有餘憂焉而世之知伯玉者或寡矣昔者法界之鏡弘演于圭山者以裴公美助之發明也止觀之宗大暘于荆溪者以梁敬之助之治定也未法晦蒙

正輪陵替斯世無圭山荆溪招揭日月雖有淵才雅
思若吾伯王者如車一輪如鳥一翼徒抱廓清式遏
之志而無以自展漫漫長夜其何時而旦乎嗟乎斯
集行世之知伯王者必多矣推伯王之志雖復飛文
拔藻燄燄天壤間亦將比諸須彌之螢火初不以斯
文爲有無也余故循而論之以證明吾兩人文字之
交其有終始者如此

徐存永尺木集序

崇禎己卯存永侍尊甫與公徵君訪余拂水存永方
綺歲才藻麗逸余以孝穆期之後十餘年存永偕陳

開仲自閩過存坐絳雲樓下摩杪沁雪石周視插架
古史舊文談興公與孟陽遊跡余爲詩曰高人有福
先歸地野老無謀但詛天酒罷悲吟欷歔別去是歲
絳雲樓災存永寓書相三日之哭又七年以尺木集
請序存永之詩富有日新至是而大就哭曹能始長
篇述陽秋詢琬琰富矣哉古良史也往存永談閩詩
淡推其友許有介頃游南京見有介詩每逢佳處爬
搔狂叫喜存永爲知言乃懷朕命筆爲其集序乳山
道士適來告曰存永所居偏塞戎馬宛委江雨桑架
礮車播遷困厄其詩當益工所就殆不止此嗟夫讀

有介之詩知閩之才士與存永爭能鬪捷者後出而愈奇聽乳山之言卽存永一人之詩所謂見新非故者屢遷而未見其止甚矣人才之難盡而斯人之文心靈氣未可以終窮也唐李牟吹笛天下第一所吹煙竹之笛笛中第一瓜州江上秋夜橫吹寥亮逸發爲牟生平吹笛第一俄而鄰舟有客請吹河山可裂鐵管可碎意其蛟龍也今存永有介之詩皆笛中第一也則未知孰爲李牟之吹耶孰爲鄰客之吹耶余之掩袖而聽者其爲煙竹爲蛟龍能一一而辨之耶聽蛟龍之笛者驚其入破呼吸盤擗以爲人

若夫雪山浴池之歌大樹緊那之絃管仙人狂醉須彌踊沒其視蛟龍之聲不猶蠅聲之發于蚓竅耶由是觀之存永之詩不能盡存永有介之詩不能盡有介而八閩與天下之詩心師意匠新新不窮其不當以方隅之見坐井天而窺隙日也亦若是則已矣白門之士就余論詩遂有爽狀自失者遂書之爲尺木集序三年笛裏關山無恙尚期與存永有介尊酒細論開口而一笑也

唐祖命詩稿序

余同年友宣城唐君平有才子曰允甲字祖命自其

物類有學集 卷十八
弱冠才名藉甚有詩數百篇亂後詩益工顧不肯盡
出謹刻其十之三四而請余爲其序余老且廢業度
無以厭祖命之意逡巡不欲爲而祖命請益方祖命
梅聖俞之鄉人子弟也蓋嘗讀歐陽公敘聖俞之詩
略舉祖命之生平而考其近似則有不勝慨狀者歐
陽公謂聖俞少習于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者
則祖命似之聖俞累舉進士困于州縣年五十猶從
辟書祖命起家中翰遭讒放黜喪亂屏退長爲旅人
而年亦已五十矣與聖俞資望不一而其寥落不偶
未嘗不似歐陽公稱聖俞之詩長于本人情狀風物

英華雅正變態百出祖命富于庀材工于使物雲謠
波詭聞見疊出固未嘗規摹聖俞而所謂感人之至
與樂同其苗裔者未嘗不求其似之也其有不同者
聖俞生有宋百年全盛之時朝著寧謐四筵賓服其
仕宦連蹇志氣不獲伸者獨聖俞一身窮故其憂思
鬱積羈愁感歎之言可以矢詩遂歌發作馳騁而其
友若歐陽公謝景初者可以收藏類次盡得其文詞
若吾祖命者遭會陽九遭逢亂離以其矐目喑口蜚
吻裂鼻彈舌擊齒之苦攢聚偏塞盡託于詩詩雖工
固有所不能盡而又不得不盡也則姑以篋行爲府

藏以扁鐻爲城塹出其十之三四爲墨子之木鳧而
闕惜其所謂五六者爲魯府之大弓寶玉其所出之
三四固已足擺磨跳踔驚動海內其所闕藏之五六
雖其哆兮似春淒兮似秋能與聖俞上下追逐而世
固無由而知之也嗚呼聖俞之詩歐陽公以爲窮而
後工不知夫祖命之詩之工至于不能自有其詩而
其窮始極斯尤可悲也已余游留都與祖命執手祖
命別余之溧水而遣平頭裹糧以候余文愍而與之
酒平頭告我曰主人孤裝垂橐每夜有光怪出書篋
中余曰嘻此文字之祥豐城之劍氣屬斗牛其躍而

出也不遠矣歸語爾主吾當重爲之序而蘸筆以俟
之

梅杓司詩序

余採詩於宛陵得梅氏禹金季豹子馬之詩喜聖俞
風流于今未墜因以想見諸君子賡歌矢詩皆在有
宋聖明承平閒暇之日爲之撫卷三歎也而杓司來
游吳復見其詩知梅氏一門之詩散華落藻總萃杓
司而杓司生當亂離顛頓結轡鍾儀之南音莊舄之
越吟詩餘飲罷時時于筆墨之間見之則其視昔之
君子尤可感也杓司每過余論詩請余評騭則余得

物齋有學集卷十八
而言之夫詩之爲道駢枝儷葉取材落實鋪陳揚厲
可以學而能也劇目鉢心推陳援新經營意匠可以
思而致也若夫靈心僞氣將迎恍忽稟乎天性出之
天賦其爲詩也不矜局而貴不華丹而麗不釣棘而
遠不衫不履粗服亂頭運用吐納縱心調暢雖未嘗
與摭撫搢擢者炫博爭奇而學而能思而致者往往
自失焉杓司之詩蓋實有之昔者東晉之世王謝子
弟靡不揄長裙躋高屐胡牀塵尾高自標置至今遊
冶城者訪烏衣馬糞故事猶爲嚮往况金陵定鼎豐
水有芑宛陵之梅條葉被澤則梅氏之在今日亦猶

昔之王謝也且杓司盛年積學川渟嶽峙人之期許
與其所自許者非小桑海雖殊家風未艾余固知窮
冬沍寒當不與寓木蔓草俱盡也援採詩之例以杓
司一編附禹金諸賢之後謂爲家之瑤環國之琬琰
也豈不美哉時江左名輩屈指過江人物必以杓司
爲第一流無疑倘以余言爲職志乎

范長倩石公集序

昔在休明之世吾吳徐武公吳文定王文恪諸公以
館閣鉅公操文章之柄一時名賢輩出若劉昌謨楊
君謙劉廷美之流浮沉郎署迴翔藩臬宏覽博物合

英吐華殘編鬻簡映照湘素降及正嘉文徵仲以耆
年長德主盟詞苑王祿之陸子傳諸公揆華落藻前
輝後光國家當重熙累洽人文化成士大夫含章挺
生與天之卿雲地之器車榮光休氣參兩叶應豈偶
狀哉余通籍後猶及見吳叅知文仲范學憲長倩文
仲萬曆初已叅預詞人之列溫文爾雅詳視却步有
禮讓君子之風長倩蔭藉高華駘蕩流俗晚視學政
在滇雲萬里之鄉卒自放山水間以老二君品第不
同方諸前哲亦猶中郎之虎賁也文仲故有集行世
長倩已沒二十年其子撰次遺集而屬余爲之序長

倩少負淵敏不純師不屑如世間文人尋行數墨續
言琢句以求當於作者揮毫信腕文不加點游戲掉
舉放筆自笑亦未嘗膏唇拭舌自以爲能事也諸天
質多羅樹香滿五十由旬坐其下者染香而不能去
雪山池中甄陀女歌聲柔輒清淨五百仙人皆心逸
不自持詩文之妙固無事變績鞞悅而能使人口耳
郵傳色飛神解以此評長倩之集則庶幾近之或曰
吳中別集弁山以降卷帙動以百計斯文豈足以盡
長倩乎嗟乎斯文固不足以盡長倩而長倩之風流
亦非斯文之所能盡也天平之山房櫳蔽虧閣道邈

逸流丹韵碧吐烟巒而駐月駕者長倩之詩苑畫筒
也梨園子弟舊舞新歌唱商女之後庭泣龜年之紅
豆者長倩之閒情麗曲也劈窠倒薤細字蠶書禁扁
樹楣纏蛟龍而飛翬翟者長倩之文心筆陣也隴西
之伉儷誄贈芳華天水之房幃討論金石玉臺彤管
唱予而和汝者長倩之嚶鳴友聲也狀則長倩之文
章餘于天地間者故已不勝其多矣而子猶存乎見
少不亦遼乎

徐女廉遺集序

嘉定徐女廉先生名允祿長於予十七年同爲郡弟

子員郡守大校士廣場歛集女廉爲大司都講袞衣
方領扱手濶步諸生皆屬目却行女廉從衆中覓予
拱揖而言曰此虞山錢受之也今日乃得相見幸甚
諸生皆視歸于予肩踵駢躡女廉徐執予手引去旣
而定交于崑山之西寺用士相見禮曰吾生四十年
方得一友敢不重拜禪房止宿劇談申且屈指一時
名人勝流皆不可女廉意轍搖手曰假假間有許可
或時論所蹈藉掀狀顧視意豁如也女廉家食貧妻
子皆噉糠覈敝衣苴履泊狀自守自爲諸生不懷一
刺干謁意有所不與責育不能奪也吳中名士親喪

相弔唁女廉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吾有所制之矣嘗就試之崑崑人有王母喪諸生雜狀弔送女廉弗往已而爲具召客女廉踞上座豪飲大嚼人曰昔者不弔今日飲如之何女廉曰弔則不弔飲則飲庸何傷丙午試瑣院表題失格姻家譚生謀刺聞通外廉爲終試地女廉正色曰鑽徑竇壞場屋得一舉子而喪吾徐女廉雖歿不爲明日拂衣去矣其孤立行意皆此類也女廉動止駘蕩口語期艾談及古今節義及軍國大事攝衣整冠論辨蠡湧滇南王給諫仲舉在官寓白門班荆感慨作直臣論以贈仲舉

讀之輒爲流涕天啓辛酉余官詹端女廉貽書累數萬言謂已巳之役徐元玉得謀國大局而于廷益爲孤注公等當早決大計勸請南遷定商家五遷之議勿謂宋頭巾所誤詞垣諸人咸吐舌弗能收余心不以爲不狀而未敢言也甲申三月戎政請臨遣撫軍津撫趨具舟海道倉皇錯遑大命以傾豈知夫憂危慮早號呼助余乃自二十年前一老書生發之女廉已矣歿而猶視其在此矣嗚呼女廉其束脩鏃礪端正潔白可以爲天子之大臣其忠言奇謀奮發建白可以參天下之大議若夫聳肩策足描牙拊頰文章

牧齋有學集 卷十八
議論雄健側出雖其佩觿能解操刀必割或矯而過
中或抗而違俗要亦可激揚末流驚動僻俗世有知
女廉者摩娑簡牘想見其生平鬚眉肝胆離奇抑塞
如聞談笑如接難駁謂女廉不歿可也女廉既終老
不遇二子永京皆有才志困厄章句而長子已前歿
矣門人潘潤暨猶子士亮能于沈灰餘燼螢乾蠹老
之餘搜採遺集傳諸青簡其風義有大過人者余自
惟以幹材後生託女廉末契酒酣已往執手促膝如
魏武帝所記橋玄車過腹痛之語丁寧鄭重歷歷在
耳今老且廢矣無以副亡友之緒言而猶以殘生餘

息握枯竹鑽故紙懂而序其遺文後之君子有因而
知予者亦將爲之喟然而歎息也

徐季重詩稿敘

吾於春秋之世得審樂者二人延陵季子之聽秦風
也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師曠之占楚師也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
競多死聲楚必無功何謂夏聲寬裕肉好順成和動
之音是也何謂歿聲怨怒哀思怙懣噍殺之音是也
是二聲者生于人心命乎律呂而著見于國運之存
亡廢興兵家之勝敗采葛伯越巴歛典漢水調急而

隋亡入破繁而唐蹙自古及今未有易此者也余老
耄多忘諱惡聞人間所稱引越臺吳井谷應月泉之
詩白楊荒楚鳴號啁噍若幽獨君之孤吟若甘棠之
冥唱蒙頭而避之唯恐遺音之過吾耳也新秋病足
適袁子重其來自鹿城得徐子季重詩伏枕聽之忽
狀而睡渙狀而興其悲涼則玉衣石馬也其忻喜則
櫻桃杖杜也其激昂蹈厲則笛裏關山兵前草木也
徐而按其音節其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
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有夏聲無夙聲當山崩鐘應
之秋而啓陽至灰飛之律此何祥也耶或曰弘正之

間李賓之論詩以宮聲爲主徐子盛世公卿之餘子
也舍逢掖而爲遺民豐水有芑士服舊德其詩應宮
聲也不亦宜乎記稱師曠審音先燠其目居今之世
人盡師也夫子其將以伏枕而聽當子野之燠目歟
季札觀樂歸吳閱百歲而化去今子老矣始有事于
採風以徐子爲青蘋之末奚爲不可徐子之友歸子
以其言告余余曰善哉吾未之前聞也吾方有幽憂
之疾未能用絲竹陶寫聊假徐子之詩以資吾之挾
瑟鼓缶而已矣

陳昌箕日記詩敘

閩中陳孝廉昌箕公車北上三過吳門皆遣信相聞
贈答而不獲一面今年落第歸復修故事以所爲日
記詩屬余評定序而傳之嗟乎國家當重熙累洽關
門開窗之際士之躋褐趨時若昌箕輩者如駿馬之
嘶風如雄劍之出水飛騰踴躍唯恐後時余雖廢退
田野每一聞問輒爲首塗勸駕動色相告如垂白老
媪見三五盛年笄而求字必將握手拊背諄諄慰勉
如欲身之爲傅姆也今昌箕之試而罷罷而歸也如
隨陽之雁如繞樹之鳥形影孤單驚飛浪泊蹙蹙
如非其所有事者而余以餘生頽景尸居假息亦不

復知海內故人鵬搏鷁退近作何狀讀昌箕來書與
其日記之詩追思公車往還故事如東城父老談開
元天寶盛事不知其已歷塵沙積劫也昌箕掉鞅詞
壇日新富有散華落藻足以沾丐作者其詩之美盛
亦何待乎余言而余苦愛其都下感懷四首纏綿惻
愴有風有雅有元裕之謝臯羽之遺音焉夜央燈炮
長吟闇誦如見眉宇如聞歎噫朕則余所未見者昌
箕之面而已謂余爲未識昌箕則豈可哉余衰晚歸
心內典不復讀世間文字止閱楞嚴第十叅求如雞
後鳴顧瞻東方之義而昌箕之詩適至豈亦雞鳴風

牧齋有學集卷十八
雨詩人思君子之徵兆耶序詩而姑與爲讒昌箕歸
以示存永開仲共一笑也

陳古公詩集序

佛言此世界初風金水火四輪次第安立故曰四輪
持世四輪之上爲空輪而空輪則無所依道書載內
洞天福地其中便闕疏牕玲瓏鈎貫一重一掩如人
肺腑以此證知空輪建立灼朕不誣也人身爲小情
器界地水火風與風金四輪相應含而爲識竅而爲
心落卸影現而爲語言文字偈頌歌詞與此方之詩
則語言之精者也今之爲詩者矜聲律較時代知見

封錮學術柴塞片言隻句側出于元和永明之間以
爲失機落節引繩而批之是可與言詩乎此世界山
河大地皆唯識所變之相分而吾人之爲詩也山川
草木水陸空行情器依止塵沙法界皆含攝流變于
此中唯識所現之見分蓋莫親切于此今不知空有
之妙而執其知見學殖封錮柴塞者以爲詩則亦未
之乎其爲詩矣吾嘗謂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詩
皆可以爲偈頌而寒山子之詩則非李太白不能作
也佛于鹿苑轉四諦後第三時用維摩彈斤第四時
用般若真空淘汰清淨朕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

沃之今不知彈斤不知淘汰取成糜之水乳以當醍
醐此所謂下劣詩魔入其心腑者也嗚呼將使誰正
之哉陳子古公自評其詩曰意窮諸所無句空諸所
有聞者河漢其言余獨取而證明之以爲今之稱詩
可與談彈斤淘汰之旨必古公也古公之詩梯空躡
玄霞思天想無塩梅芍藥之味而有空青金碧之氣
世之人莫能名也昔人稱西土讚頌之詩凝寒靜夜
朗月長宵煙蓋停氛帷燈靜輝能使聞者情抱暢悅
怖淚交零古公之詩庶幾近之李鄴侯居衡山聞殘
師中宵梵唱先悽惋而後喜說知其爲謫墮之人吾

今而後乃知古公矣夫

胡致果詩序

孟子曰詩亡朕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
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爲定史人知夫子之
作春秋不知其爲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爲一
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
義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贈白馬阮之咏懷劉之扶風
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皆于詩發之
馴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唐
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詩稱盛臯羽之慟西臺

玉泉之悲竹國水雲之茗歌谷音之越吟如窮冬泣
寒風高氣慄悲噫怒號萬籟雜作古今之詩莫變于
此時亦莫盛于此時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
事與遺民舊老灰飛煙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
存其事猶在殘篇齧翰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
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余自刼灰之後不
復作詩見他人詩不忍竟讀金陵遇胡子致果讀其
近詩穆乎其思也悄乎其詞也愀乎憂乎使人爲之
歛歔煩醒屏營徬徨如聽雍門之琴聆莊舄之吟而
按蔡女之拍也致果自定其詩歸其指于微之一字

思深哉其有憂患乎傳曰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
史之大義未嘗不主于微也二雅之變至于赫赫宗
周瞻烏爰止詩之立言未嘗不著也揚之而著非著
也抑之而微非微也著與微修詞之枝葉而非作詩
之本原也學殖以深其根養氣以充其志發皇乎忠
孝惻怛之心陶冶乎溫柔敦厚之教其徵兆在性情
在學問而其根抵則在乎天地運世陰陽剝復之幾
微微乎微乎斯可與言詩也已矣胡子汲古力學深
衷博聞其爲詩翦刻陶洗刊落凡近過此以往深造
而自得之使後世論詩史者謂有唐天寶而後復見

昭陵北征之篇不亦休乎余雖老而耄矣尚能磨厲以俟之

李黼臣甲申詩序

元人張子長敘胡師古之詩曰古之爲詩能卓朕自奮繼三百篇之後者其致未嘗不厚而其辭未嘗不盛厚則所感者深盛則所被者遠古昔聖賢之詩其旨本此而清越幼眇之奇抑揚蹈厲之節則又詩之輿衛鼓吹以和懌先後其義者也惟厚與盛詩之宗旨也古人之詩意匠相合緣情綺靡如雷雨之滿盈如膏液之脉發雖清吟幽唱其味彌厚雖單詞片詠

其氣彌盛今之人氣不足志詞不足言縱極其鋪排揚厲綢繡組織而祇成其薄與衰而已矣黼臣之詩吾向爲序之以甓湖之珠寶應之玉爲比擬近見其甲申詩益有進焉以書生少年當天崩地拆之時自以受國恩抱物恥不勝枕戈躍馬之思其志氣固已憤盈噴薄不可遏抑矣發而爲詩其厚且盛如子長之云宜也珠之產于甓社也寶之降于帝廷也其氣洋洋朕其光熊熊朕近則輝山川遠則鎮宇宙有不厚且盛焉者乎黼臣之治詩未艾也歸而求之甓社之珠與寶應之玉有餘師矣夫

湖外野吟序

余初敘素臣詩策名騷騁脩坂花攢錦簇天桃流鶯如也已再敘素臣詩慟龍湖瞻烏屋風緊雲輕秋重寒蠶如也越十有餘年見之于八寶素臣之齒日長學殖行修歸狀爲勞人良士江淮之間詩壇矗立莫不捧盤執觶推爲祭酒素臣握衣歛衽脩狀自下出其所著湖外野吟是正于余謹謹狀如有失也素臣之言曰詩之爲道感盪天地陶冶性情牢籠庶物窮極神達童而習之婆和成韻白首吟哦而片言隻韻不得其形似誠難之也吾非專愛今人也縱吾之睢

盱跳梁不能較今人之轍跡其敢訾訾今人以自疼乎吾非不欲薄古人也竭吾之刻畫抉擿不能窺古人之毫毛其敢評泊古人以自樹乎萌于驕甲于易翳于昧殺于欺四者得一卽有下劣詩魔入其心腑牛鬼蛇神飛精說汰吾敢乎哉童而學之髮種種矣而後今乃知其難也其將何從而可余曰人有覽鏡而迷其頭狂走而求之者又有臨鏡而憎其面詢鏡而碎之者之二人者更相命也亦更相笑也嘗試與子清明在躬晨朝引鏡如臨止水如見古人旋觀二子之爲有不盡狀失笑者乎今之稱詩者司盟立墀

更相角觝而子獨清明在躬厚自引匿斯亦晨引鏡之時也已三折股知爲良醫子能知詩之難則其得于詩也不淺矣吾將更爲子排年序之以觀子成

牧齋有學集卷十八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九

序

咸子詩序

少壯爲諸生時流觀經史每及椒舉之班荆繞朝之贈策荆高燕市之飲泣孫劉狼石之坐語越石扶風之歌步兵廣武之歎輒爲引觴擊節曳袖起舞中年羈宦驚心國恤撫北盟之編覽指南之錄者考伯紀同甫之論建追海青翎白之始末未嘗不欷歔飲泣繼以痛哭也年運而往晚晚衰老江山遷改意氣銷落投灰滅影日緡首楞數行梵旨昔人蒙莊令我却

思昔夢依朕往劫矣咸子大咸遺吾友子敏書來訪
凝塵蔽榻樵蘇不爨相視移日不交一言而僮奴相
指目謂向來主賓未有是也咸子既退手其書一編
心惟口誦累日不置其人奕奕朕如在吾目其清音
令辭琅琅朕鏘鏘朕如在吾耳也扁舟入吳夢與咸
子劇談飲酒舉杯屬咸子曰子淮陰人也蘇子瞻作
淮陰廟碑云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
虎世界有若人跨下橋邊夫肯令終老垂綸否龔聖
子去君實幕徙居吳市畫馬食給室無几案使其子
曲躬以受紙作文陸二傳吳淵懿以爲子長復出晚

年無聊激贊宋江三十六人以申寫其叫號呼憤之
氣去今三百餘年長淮湯湯此人此意與滄海陵谷
俱歸變滅否王叔明過下邳奇子房潛匿出游之事
已而游琅琊揆婁敬洞喟朕歎息以爲子房故與婁
敬匿跡于此厥後遂有挽輅論都之舉亦兩人山中
擘畫及之今長淮之境與下邳接壤圮橋碧流之水
一綫如故滄海君黃石公亦常訪求其陳跡否余老
矣徒思夢遊耳子其有以示我咸子持盃笑曰公方
讀首楞亦知月光水觀之說乎月光修習水觀入定
時定水湛朕盈室童子持瓦礫投之旋患心痛除去

之而始復公之所云皆水觀中之瓦礫也願爲公童子爲除去之趣呼大白持耳灌予予抃手盧胡而覺凌晨抵家則咸子來徵詩序再而三矣余無以序咸子之詩書夢中之語復之并傳示子敏共作夢嚶之時一笑也

蔡大美集序

啓楨之間吳楚間權奇雄駿之士橫襟獵纓挾戟而起者其于余未嘗不相慕悅而游跡落落如也經年以來俊民遺老不與劫灰俱燼者殆不能以十數而是數者人愈少跡愈疎而其相慕悅也滋甚若宣城

蔡子大美者江山迢狀書問間歲一至愛而好我聲咳欠申晨夕如在書篋之前余亦忘其非舊相識也古人嚶鳴伐木汲汲狀求友或千里命駕或夢中相尋而余顧得大美于殘生暮齒沈沙飛鐵之餘狀則士之生于斯世也亦豈爲不幸歟今世以詞賦爭工妖紅艷紫移心奪目如大美之撰述沿流討源銜華佩實所謂詩杜陵而文遷史者良不欲與今之君子同鶻而射侯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以詞賦家推之大美亦今之魯靈光矣與治敘春江訪友詩謂其百感橫生發之詩歌而喉臆間固有格格不吐者不猶

愈於子光之喑乎以其百感橫生者當子光之著作
而以其格格不吐者代子光之喑世有表微者誦其
詩論其世斯可以三歎已矣余端居多感恩舊懷賢
每欲繼子美存歿八公之作伸紙吮筆哽塞憤悶輒
廢狀而止讀大美前後八哀何其詞之達氣之屬也
狀則世之喑者固莫甚于余而與治可以無嗟于大
美矣唐人有侯高者投文泝水以祖逸懷李翺誦其
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余而不摠聊引之以
爲大美集序蓋喑者之言如此

曾青黎詩序

寧都曾侍郎二濂有才子曰傳燈字廷聞傳燦字青
黎兄弟皆雄駿自命負文武大略而其行藏則少異
庭聞脫屣越躡挾書劍携妻妾走絕塞數千里行不
齋糧餓而試鎖院登天府簪筆荷橐取次在承明著
作之庭青黎與其徒退耕于野衣襪襍量晴雨者六
年于此襟被下估航出遊吳中褐衣席帽挾策行吟
質質狀老書生也庭聞之詩朝而紫塞夕而朱邸涼
州之歌曲與凝碧之管絃繁聲入破奔赴交作於行
墨之間吾讀之如見眩人焉如觀偃童焉耳目回易
而不自主也青黎則以其詩爲詩晤言什之咏歎五

之其思則黍離麥秀也其志則天問卜居也彙考彭氏詩史章貢之役青黎年才二十獨身擋住潰軍眇狀一書生如灌將軍在梁楚間旋觀其詩求其精強剽捍之色瞥狀已失之矣爲掩卷太息者久之吾向讀范史馬伏波在壺頭中病困臥每聞升險鼓譟輒彊起曳足觀之因笑其老憊不知止徒念生平少游語也老而閱內典緊那羅王奏樂須彌峽峨大迦葉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狀後知習氣麓重不克湔除伏波之老病技癢無足怪也今余旣螢乾蠹老歸向空門讀青黎之詩而求問其往事楚炬秦灰沈沙折

戟爲之欷歔煩醒心蕩而不自已伏波之曳足與迦葉之起舞與余固不能以自定也知我者亦爲之三歎而已矣天之生才以有爲也青黎兄弟固不應爲旅人爲農夫自時厥後其事業當與其言俱立余倘不歿他日與寓目焉心灰漏盡知不復作迦葉起舞狀更以諗青黎兄弟追念平生眎文淵少游何如也

彭達生晦農草序

弘光南渡東南旂弓輿馬之士舉集南都彭子達生韓子茂貽將應維揚幕辟客余宗伯署中莫不豎眉目聿齒牙骨騰肉飛指畫天下事數着了了旋觀諸

子顧盼凌厲如饑鷹之睨平蕪如怒馬之臨峻坂余
固有經營四方之志恃諸子以益強何其壯也越七
年辛卯遇達生于廣陵僧舍風塵顛頓杖衣雜坐久
之乃辨識顏面起而再拜涕泗沾衣袂喉吻喀喀狀
有言而各不能吐當此之時余如東郊之老馬骨骼
稊兀皮乾毛暗而鳥啄其瘡也達生如失羣之鳥遂
巡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而繼以蹢躅也如燕雀啁啾
之頃而後乃能去也嗚呼何其憊也更七八年余老
而加病頭童耳聵頹狀退院老僧少年茂貽輩多物
故達生聲塵阻絕如在異國側身天地每自傷孤另

而已今年長夏臥病忽得達生書則大喜又得其所
作詩文則又喜歐陽子讀黃夢升之文悲其志雖困
而文章未衰余于達生不狀以文章之未衰而知其
志氣尚在則尤可喜也昔者有唐之文莫盛于韓柳
而皆出元和之世聖德之頌淮西之雅鏗鏘其音灑
汗其氣擘狀與三代同風若宋之謝翺當祥興之後
作鏡歌鼓吹之曲一再吟咏幽幽狀鴉啼鬼語垂吟
促而猿嘯哀甚矣哉文章之衰有物使狀雖有才人
志士不能抗之使高激之使壯也達生遭時坎陷自
比于晞髮水雲之流其文昌明闕肆涵蓄馳驟去元

和未遠也今將以斯文投晉井實魚腹沉埋于羊年
犬月吾知必有精靈光怪挾扃發匱飛躍而去達生
能終錮之耶甯戚之未遇齊桓也扣角而歌曰生不
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旦聽斯言也此其人豈
局促轅下長爲飯牛之客者哉余雖老憊視後而鞭
猶將侍子以少強也姑書之以誌余喜

邵潛夫詩集序

通州邵潛夫以詩名萬曆中爲雲杜李本寧梁溪鄒
彥吉所推許乙卯之秋潛夫挾彥吉書謁余不遇而
去迨今四十五年潛夫附書渡江以詩集見貽開函

撫卷徬徨太息者久之當鴻朗盛世本寧以詞林宿
素自南都來訪彥吉及余參曾金昌惠山之間彥吉
山居好客園林歌舞清妍妙麗賓從皆一時勝流觴
詠雜遝由今思之則已爲東都之燕喜西園之宴游
灰沉夢斷迢狀不可復卽而潛夫猶矍鑠善飯抵書
相聞吾家覆釜山與狼五並江對峙估販往還如渡
溝水白頭新知撫今道故舉酒相勞其欣喜爲何如
余嘗謂丁令威化鶴東歸徘徊華表獨立無伴不若
薊子訓見霸城銅人初鑄近五百年尚有一老翁摩
挲對語今吾兩人何以異此也潛夫詩和平婉麗規

藝苑學集 卷十九
摹風雅自以七葉爲儒行歌采薇而絕無嘲啁噍殺之音讀潛夫之集追思本寧彥吉昇平士夫儒雅風流髣髴在眼於乎其可感也余每過彥吉園亭回首昔游天均之堂塔光之榭往者傳杯度曲移日分夜之處胥化爲黑灰紅土與舊客雲間徐叟杖藜指點凄怆別去潛夫老而詩益健搥西州之策操雍門之琴纏綿惻愴臨風浩歌庶幾有以擊悲獻弔抒寫余之哽塞乎余尚能抽枯腸奮禿管搖頭曳足爲君和之

張子石西樓詩草序

子石自喪亂以後哀邦國閔朋友屏絕妻孥坐臥一小樓一蒼頭供春炊如是十年而有西河之戚盃酒慰問絲竹伸寫啁噍歡笑加并錯互一一見之于詩屬定其西樓詩三百餘首并請余序余維子石坎坷老矣一生讀書好古慕古人風節之事其詩則發源于吾友孟陽如陶彭澤出于應璩謝朓暉出于謝鯤太白之古風多效陳子昂也清和閒止樵悴婉篤以陶冶性情疏澹風雅爲能事而風調側出於劔南遺山之間審音者皆能知之而子石之意則欲余採詩以論次其生平不但爲詩也余尚論古人竊謂子石

有似東漢之馮敬通當四七之際不爲僞辟奮跡亡
命幅巾罷兵子石晚遭灰劫蒙頭塞戶如游魚在數
罟中耳當賦歛煩急時眇狀書生叫呼九閭條列鄉
二百年漕折利病再造桑梓敬通所謂濶略眇小好
倜儻之策未嘗不相似也先帝號咷闕門辟書交至
恥綃頭就徵掉臂不應敬通羈旅州郡卒離饑寒早
喪元子子石之才子誼思有八士四夔之目席帽旅
人殞命盜手敬通之賦曰顧鴻門而歎歎兮哀吾孤
之早零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汎瀾雨淚
殆若爲子石而作吁可哀也嗟夫子石其培塿尤甚

于敬通有垂白室家之憂無兒女井臼之寄涼涼焉
排纘斯文藉余言以自見敬通有言年疲曳屣庶幾
名賢之風以終身名亦此志也子石閉窓暇日披東
京之史覽顯志之賦引鏡顧影喟狀太息知千載而
下復有一馮敬通庶可以撫手一笑余竊以此慰子
石矣嚶士友或告予當湖倪兵曹學道具慧眼相子
石晚有收子採湘筠之管吹律可以致鳳誠如是則
馮氏有豹良耳伸眉于後敬通所以營田收定瑩室
修孝道廣祭祀者不應以年衰歲暮而悼無成功也
老人聞斯言也喜而不寐并書之以復子石且用以

作氣焉

張公路詩集序

萬曆丁巳余邀程孟陽結夏拂水孟陽爲余言菰蘆
中有張公路先生褐衣蔬食衡門兩版諳曉王伯大
略談古今兵事指陳其勝敗之所以狀星占分野關
塞阨塞皆能指掌圖記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去年
九十有一死安亭江上矣惜乎吾子之不獲見其人
也余心識其言訪其遺詩得五十餘篇亂後輯列朝
詩集援据唐叟叔達之序次而存之又十餘年公路
之孫昉與其從孫理刻其遺集行世以余知公路者

請爲其序而余亦已八十老矣昔者歐陽公讀李翱
幽懷賦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
河北以爲憂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上下其論杜
牧謂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者世以爲僇暴
異人人不比數及盜起圍二千里崩壞震動卿大
夫笑歌嬉遊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知公路當
神廟日中之世扼腕論兵壯年北遊燕趙晉魏訪問
昔年營陳戰壘盱衡時事蹙蹙有微風動搖之慮
目瞪口噤填胸薄喉其不以爲妖言喜亂仰視天而
俯畫地者幾希矣迨乎晚年西夏東征之師徵發繹

騷公路之言稍驗及撫順難作四海不復解兵而公路歿已三年矣嗚呼遭承平傳遽卿相重金兼紫橫金帛而長子孫者多矣杜牧所謂山東亂事非我宜知者有之歐陽所謂已不自憂而禁人之憂者有之事之殷也患至呼天智勇交困則以膏唇拭舌不學問無廉恥之徒兼將相之權而寄君父之命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正大命以傾令公路不歿而居此世猶夫虎之餌毒蛟之飲鏃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挾其暴怒之氣其危苦激切撐列噎暗發作於筆墨之間者豈但如今之遺詩所謂愁思要妙之聲而已

乎百世而下讀公路之詩悲其窮老盡氣憂天逐日之志意想像其揚眉抵掌矯尾厲角于比興聲病之外慨狀如見其人雖謂公路不死可也公路同時有張生玄陽者亦以論兵隱東海所著書曰方隅武備部分省會條列戰陳攻守方略余猶及見其詩問之海上無有識其氏名者矣布衣奇士老歿抑歿者何限余序公路詩牽連及之不徒慶公路之有後庶幾玄陽之生平藉公路以有聞耳

華仲通詩文集序

左丘明身爲國史受經于仲尼而孔子之稱丘明則

亦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希風竊比津津狀如欲
踵附其後塵者何哉余少學左氏春秋長而始知之
蓋吾夫子以匹夫庶士考正國史利正君臣華夏之
大經大法其文微其義隱其詞危言高旨遠至于游
夏不能贊一詞丘明獨奮筆而爲之傳廣記而備言
之示勸戒正褒貶發凡起例具文特書使春秋大義
炳日星而沛江河者丘明之力也子言之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曾子丘明豈非仲尼之二輔乎知我罪我
周身辟害歷秦度漢始著竹帛以是故孔子之於丘
明不正明其著述本意而姑以重言亦恥表著其生

平殆亦定哀之微詞也與梁溪華仲通爲高忠憲公
高足弟子忠憲壹行蔚爲醇儒忠憲歿而仲通之言
立爲詩文博通雄健發揚蹈厲以言乎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華華夏夏天人古今之間如列符券如懸鏡
鑑胸有成文借書于手志氣苞塞涕淚沾漬非以翰
墨爲勳勛詞賦爲君子也杜預之論左氏四曰盡而
不污直書其事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
章仲通著作之意庶有在于斯乎西方不遐微管可
作端門之命上不違天感麟之書下不墜地丘明失
明厥有國史仲通喪明斯文繼作千百世而下以爲

無目而能視者此兩人也其又何傷忠憲公昔者吾友也昌明正學完節全歸考春秋于昭代忠憲則素土之宗子也爲忠憲之素臣者微仲通其誰與歸斯言也非余一人之言而天下之公言也

葉聖野詩序

客有問于余曰今天下之才士富于鄧林之木其以詩文行世者董澤之蒲不可勝旣也波譎雲詭橫棟側出雖有識曲者將如齊國之竽一一而聽之不已難乎余曰是不難有試之之法焉昔者漢永平中明帝欲辨釋老二教真偽聚二氏經像分置東西二壇

俄而道經火發悉化灰燼佛舍利光明五色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今用此法試驗當世之詩文漆書銀管金相玉軸置洪爐大火之中其不銷爲烟炷蕩爲飛塵者則亦鮮矣小雅詩人之作勞人志士之言尺蹄寸管紙敝墨渝其中有舍利在焉刮火洞朕不與大千俱壞必是物也而又何畏于試驗乎客曰何以徵之曰昔者如來踰城出家羅侯在娠釋種然火坑試其母子耶輸發大誓願卽投火坑火滅而母子不傷晉零陵太守之女飲書佐盥水而生子抱兒衆中令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腋推之則化爲水由此觀

之世之柅言蠟貌空空朕亡所有者如零陵之見已
將化而為水况于入火而不焦乎故曰金有銷石有
泐一字染神萬劫不朽吾所謂有試之之法者信也
葉子聖野吳才士之魁也聖野為歌詩高華妙麗光
氣昱耀殆有舍利如和含桃在其筆端至其憤排莽
兀輪困結轆騷雅後而詞家前者聖野不能自言而
世亦罕有知之者也嗚呼滄桑移陵谷改聖野之詩
在天地間雖復金藏雲布三千界雨滓如車輪我知
其不化而為水也假令聚海內之詩丹鉛甲乙積薪
縱火燔之四通之衢其中之才人志士精營志氣混
淪旁魄必有焰焰朕旋空而蔽日者以是而試驗聖
野之詩有不信乎

孫子長詩序

余嘗論子長之為人蓋有三變少壯而蜚華揆藻茗
發穎豎英英俊人也長而規言矩行金聲玉色温温
恭人也晚而挂冠解組隱居教授生徒負牆講論重
席番番老成人也井邑遷改人世交變世變則風毛
雨血蜺背徇流而子長自如人變則眉橫目豎石浮
木沈而子長亦自如橫經籍書易衣并食各行日以
脩著述日以富一日卷其所作謁余而請曰祚也風

侍函丈今老矣惟夫子賜之一言庶以論其人表其志余聞之詩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夫圭璧之爲器古之帝王用以祀天禮地羞王公而鎮社稷詩人之言金錫蓋趣舉之而豈以是爲等爨也哉世衰道降灌薦覲聘之禮不作圭璧之用不能比于金錫而世之識玉者亦寡矣余觀子長殆衛風所誦圭璧之君子作爲聲詩乎尹旁達劔塊鍼秘錯落其間時命晦蒙不獲與大璜琬琰陳列明堂東西序之間而子長恥于自銜不欲泣血以相明斯世之識玉者寡不徒無憾亦竊以自幸焉昔者王子朝之寶珪

得者將賣之則爲石鄭人取周府之玉則化而爲蜮且射人甚矣玉之難免于亂世也化而爲石又化而射人而後乃僅而得全天之鍾美於是而愛惜之閔護之若此其至也由此觀之子長之圭璧居今之世而琅狀於砥硃砂礫之中久而彌瑩夫豈偶狀也哉子長被褐懷玉不自矜重余以崑山抵鵲之人幸得攫攘其旁揆子長之意以余猶爲能識玉者故不辭而爲之序于以論其人而表其志且告于世之爲石爲蜮者也

丙申閏五月余與朱子長孺屏居田舍余繙般若經長孺箋杜詩各有能事歸子玄恭儼狀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余衰老如枯魚乾螢玄恭骨騰肉飛急人之難甚于已兩人若不相爲謀者玄恭早夜呼憤思繼述乃祖太僕公之文章以余爲知太僕也時時就問于余論文未竟輒縱談古今用兵方略如何戰爭棋局如何古今人才術志量如何余隱几側耳若憑軾巢車以觀戰鬪不覺欣朕移日余老不喜多言玄恭誘之使言初猶格格狀久之若牽一繭之絲縷縷而出又如持瓶傳水傾瀉

殆盡而余顧不自知兩人以此更相笑也玄恭作普頭陀傳高自稱許把其本向長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劔外每過武侯祠屋歎臥龍無首用耿鄧自比歸玄恭身長七尺面白如月作普頭陀傳胸中偏塞未吐一二遂驚倒上人耶已而語余有人言玄恭酒悲耳醒當不省記何語有人言玄恭貧不自述聊貧鬼憑之富貴當良已有人曰不朕玄恭居恒使一裹頭奴如如如兒子牽羊躑躅一旦將數萬兵臨大敵礮車轟天我知其不目瞋也夫三人者之言夫子以爲何如余笑曰互有之後一人吾不能定也雖朕吾

則有虞于子昔者秘演隱于浮圖與石曼卿游喜爲
歌詩極飲大醉而歐陽公亦因曼卿以從秘演游今
我之去曼卿遠矣而子之爲頭陀與秘演何異世有
歐陽公因曼卿以陰求天下奇士則故不應因我以
求子而或者因子以求我則謂之何長孺從旁笑曰
有匠業裝裱者中夜呼其子曰兒子起趙公乎曰朕
又呼曰及摺溫公乎曰朕四天王使者巡得之歸以
語主者主者曰得毋言及我乎對曰雖不言及此當
慎防之耳今之擬曼卿秘演也其母乃憂夜巡者之
訶而爲裝裱匠之所竊笑竄恭笑而起曰有是哉遂

援筆伸紙請雜記其言而書之以爲集序

顧麟士詩集序

萬曆之季時文日趨于邪僻婁江顧麟士虞山楊子
常申明程朱之緒言典型先民以易天下海內謂之
楊顧麟士歿遂以儒行祭於瞽宗而其子湄請余爲
其詩序余惟世之論詩者知有詩人之詩而不知有
儒者之詩詩三百篇巡守之所陳太師之所繫採諸
田畯紅女塗歌巷諤者列國之風而已曰雅曰頌言
王政而美盛德者莫不肇自典謨本于經術言四始
則大明爲水始四牡爲木始嘉魚爲火始鴻雁爲金

始言五際則卯爲天保酉爲祈父午爲采芑亥爲大明淵乎微乎非通天地人之大儒孰能容之哉荀卿之詩曰天下不治請陳佹詩炎漢以降韋孟之諷諫東廣微之補亡皆所謂儒者之詩也唐之詩人皆精於經學韓之元和聖德柳之平淮夔雅雅之正也玉川子之月蝕雅之變也後世有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必將有取于此而世之論詩者莫能知也麟士於有宋諸儒之學沈研鑽極已淡知六經之指歸而毛鄭之詩專門名家故其所得者爲尤粹其爲詩蒐羅杼軸耽思旁訊選義考辭各有來自雖

其托寄多端激昂俛仰而被服雍雅終不詭于經術目之曰儒者之詩殆無愧焉余采詩于本朝於松得陶宗儀九成於崑得龔翊人氣皆以通經博古蔚爲儒宗俗學波流先民不作垂三百季而麟士崛起與二君子相望于江鄉百里之間其可不表而出之哉余故特爲之論著庶幾後之論詩者於經學蕪穢雅頌廢壞之後而猶知有儒者之詩則自余之目麟士始也

陸敕先詩稿序

余老婦空門迢然以前塵影事泐汰一切顧于生平

舊游昔友未能舍朕風前月下時時餘塵瞥起自知
猶落情網中悔懺除不早也陳子救先別余垂二十
年客歲賦上巳文宴詩連章及予予心爲癢癢朕頃
手排其詩藁矧予寒臆短檠讀之分夜不忍釋手莊
生有言越人去國期年見似人者而喜迷虛空者聞
人足音危狀而喜古之至人猶不能無情而况于予
乎佛言衆生爲有情此世界爲情世界儒者之所謂
五性亦情也性不能不動而爲情情不能不感而緣
物故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者情之發于聲音者
也古之君子篤于詩教者其淡情感盪必著見于君

臣朋友之間少陵之結夢于夜郎也元白之計程于
梁州也由今思之能使人色飛骨驚當饗而歎聞歌
而泣皆情之爲也余老耄屏居爲人世之長物而敕
先迴翔記存若昆弟親戚之警欵于吾側者昔人夢
中相尋再三却反何以異此敕先蓋斯世之有情人
也其爲詩安得而不工讀敕先之詩者或聽其揚微
騁角以稱其節奏或觀其繁絃縟繡以炫其文彩或
搜訪其食跡祭獮採珠集翠以矜其淵博而不知其
根深殖厚以性情爲精神以學問爲孚尹蓋有志于
緣情綺麗之詩而非以儷花鬪葉顛倒相上者也余

于採詩之候撰吾炙集一編蓋唐人篋中之例非敢以示人也長于少年疑余復有雌黃戲題其後云杜陵矜重數篇詩吾炙新編不汝欺但恐旁人輕着眼針師門有賣針兒聞者一笑而解今吾敘敕先詩趣舉吾兩人交情不敢妄有論次老人多畏如此可笑也朕敕先年力俱富其詩當益高世之啁嘲者將不能致師于敕先而又以販針罪我乎敕先其善備之哉

周孝逸文藁序

曹子桓云文章以氣爲主李文饒舉以爲論文之要

而余取韓李之言叅之退之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氣之溢于言者也習之曰義淡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此氣之根于志者也根于志溢于言經之以經史緯之以規矩而文章之能事備矣不養氣不尚志翦刻花葉儷鬪垂魚徒足以備耳借目鼠言空鳥言卽循而求之皆無所有是豈可以言文哉婁江周孝逸學文于余余以韓李之學告之孝逸退而淡思收視返聽營魂涉入處若忘行若遺以求其所以爲文者

久之而有得傾河注峽汨汨乎其來裕如也孝逸志
義敦篤以片言爲歿生故其爲文多燕趙悲歌韓魏
奇節之風語及于捐生立節送死字孤骨肉交騰聲
淚俱發輔風陣馬凌獵于紙墨之間此非所謂理直
氣盛溢于詞而根于志者與進而求之韓李之學不
遠矣昔者吾師高陽文正公稟崆峒斗極之元氣以
高明正直之學迴薄日月與川嶽俱峙孝逸之從父
別駕及其父孝廉皆遊于高陽之門熏染其流風緒
論孝逸生而魁壘駒齒蹴踏其家風使狀也吳兒妖
浮輕心出胎視息坐臥軟煖窠中不知天地間冰霜

風雪是何世界春老花殘病骨如臬讀孝逸之文感
蹙狀有燕幽筋骨風勁弓鳴之思此知文章之餘氣
感人遠矣壬寅初秋別吾師于高河臨分執手曰公
歸自愛天下多事還須幾箇老秀才撐拄俛仰二十
餘年自傷老廢因敘孝逸之文牽連書之末簡亦庸
以有勗云

族孫遵王詩序

伏暑向闌新桐初引族孫遵王侍陸丈孟鳧過余水
亭啜茗出其所著懷園小集求是正焉余之不托於
斯久矣何以長子竊常論今人之詩所以不如古人

者以謂韓退之之評子厚有勇于爲人不自貴重之語庶幾足以蔽之何也今之名能詩者庀材惟恐其不博取境惟恐其不變引聲度律惟恐其不諧美駢枝鬪葉惟恐其不妙麗詩人之能事可謂盡矣而詩道固愈遠者以其詩皆爲人所作剽耳傭目追嗜逐好標新領異之思側出于內譁世炫俗之習交攻于外摘詞拈韻每怵人之我先累牘連章猶慮已之或後雖其中寫繁會鋪陳綺雅而其中之所存者固已薄而不美索狀而無餘味矣此所謂勇于爲人者也生生不息者靈心也過用之則耗新新不窮者景物

也多取之則陳能詩之士所謂節縮者川岳之英靈所闕惜天地之章光非以爲能事故自貴重雖欲菲薄而不可得也鍾記室論十九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才兩言耳三百篇楚詞都無此義莊生藏壑波匿觀河世出世間法一往攝盡用此例觀記室之論斯爲巨眼阮公之咏懷陶令之飲酒彼豈知千載之下更有何人而皇皇索解乎唐人之詩或數篇而見古或隻韻而孤起不惟自貴重也兼以貴他人之詩不自貴則詩之胎性賤不自重則詩之骨氣輕不交相貴重則胥天下以浮華相

誘說僞體相覆蓋風氣浸淫而江河不可以復挽故
至于不自貴重而爲人之流弊極矣遵王生長綺紈
好學汲古逾于後門寒素其爲詩別裁真僞區明風
雅有志于古學者也比來益知持擇不多作不苟作
介介自好憂憂乎其難之也得我說而存之其爲進
孰禦焉吾老矣庶有虞于子乎孟鳧曰善哉不獨爲
遵王告也宜書之以示世之君子

題交蘆言怨集

余年來採詩撰吾炙集蓋興起于尊王之詩所至採
掇不能盈帙狀所採者多偃蹇幽仄么絃孤興之作

而世之通人大匠掉鞅詞壇者顧不與焉嘗爲詩曰
杜陵矜重數篇詩吾炙新篇不汝欺但恐傍人輕着
眼針師門有賣針見于時才筆之士不免側目余自
此事繙內典不復論詩此集遂輟簡矣今年秋尊王
復以近作見眎且屬余爲翦削余告之曰古人之詩
以天真爛熳自狀而狀者爲工若以翦削爲工非工
于詩者也天之生物也松自狀直棘自狀曲鶴不浴
而白鳥不默而黑西子之捧心而妍也合德之體自
香也豈有于矜嘖笑塗芳澤者哉今之詩人駢章麗
句諧聲命律軒狀以詩爲能事而驅使吾性情以從

之詩爲主而我爲奴由是而膏唇拭舌描眉畫眼不
至于補湊割剥續鳧斷鶴截足以適屨猶以爲工未
至也如是則寧復有詩哉吾之所取于吾炙者皆其
緣情導意抑塞磊落動乎天機而任其自爾者也通
人大匠之詩鋪張鴻麗捃拾淵博人自以爲工而非
吾之所謂白狀而狀者也尊王之學益富心益苦其
新詩陶洗鎔鍊不遺餘力矣而其天狀去雕飾者自
在西施之媠狀一笑豈不益增其妍而合德亦何惡
于異香也哉余非針師也而賣針于吾門者人盡如
尊王則老嫗之反唇于飲光者固將噓狀而笑而余

亦可以無傍人着眼之歎矣吾炙集中有周茂三許
有介及宗人幼光者皆能爲針師者也它日相見其
以吾言質之

第 35632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木
図書館	4

物齋存學集 卷十九

三

以作其...
...
...

号	平
SS. 11. 8	里
	里
	里
	里

J

